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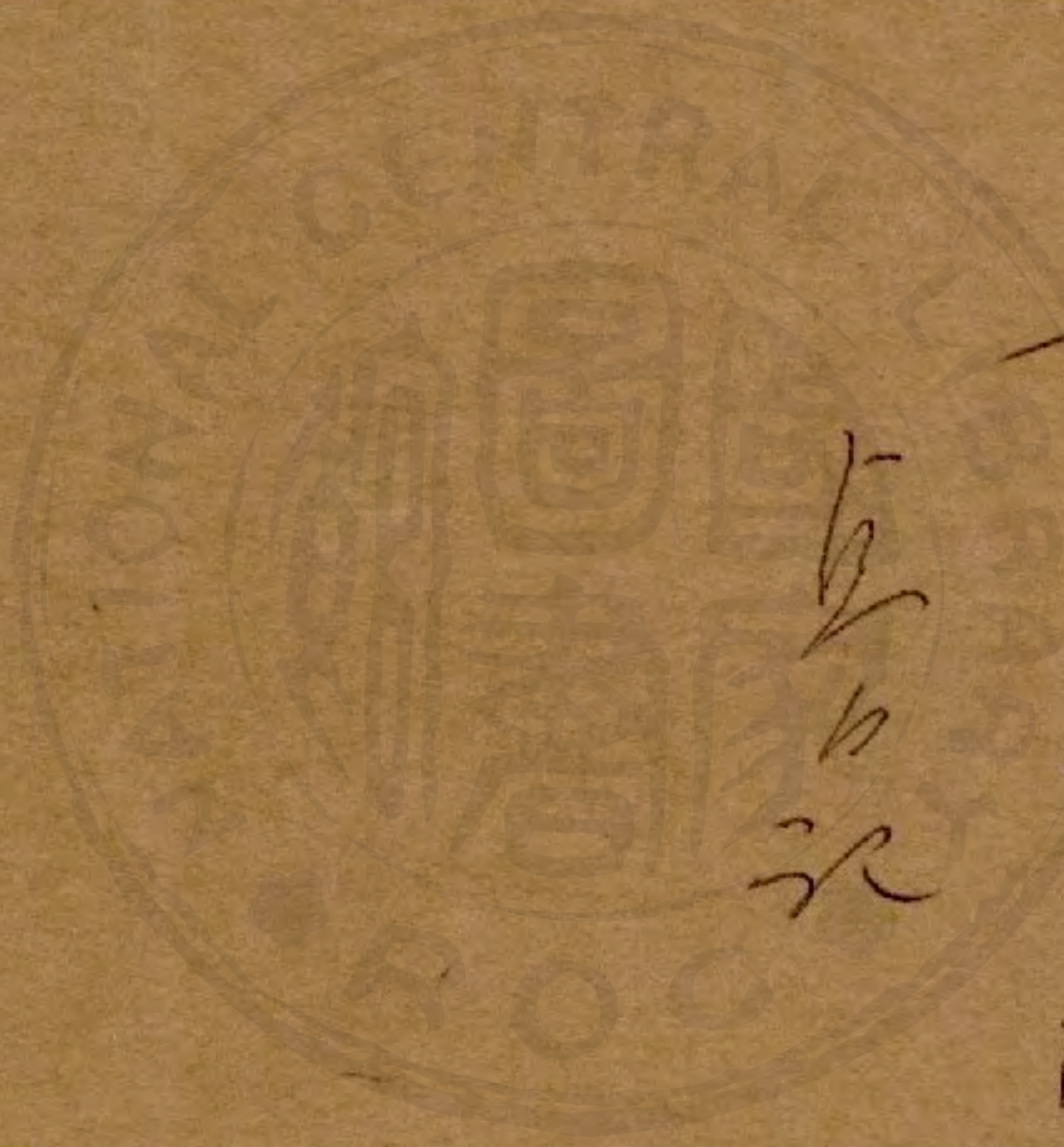
李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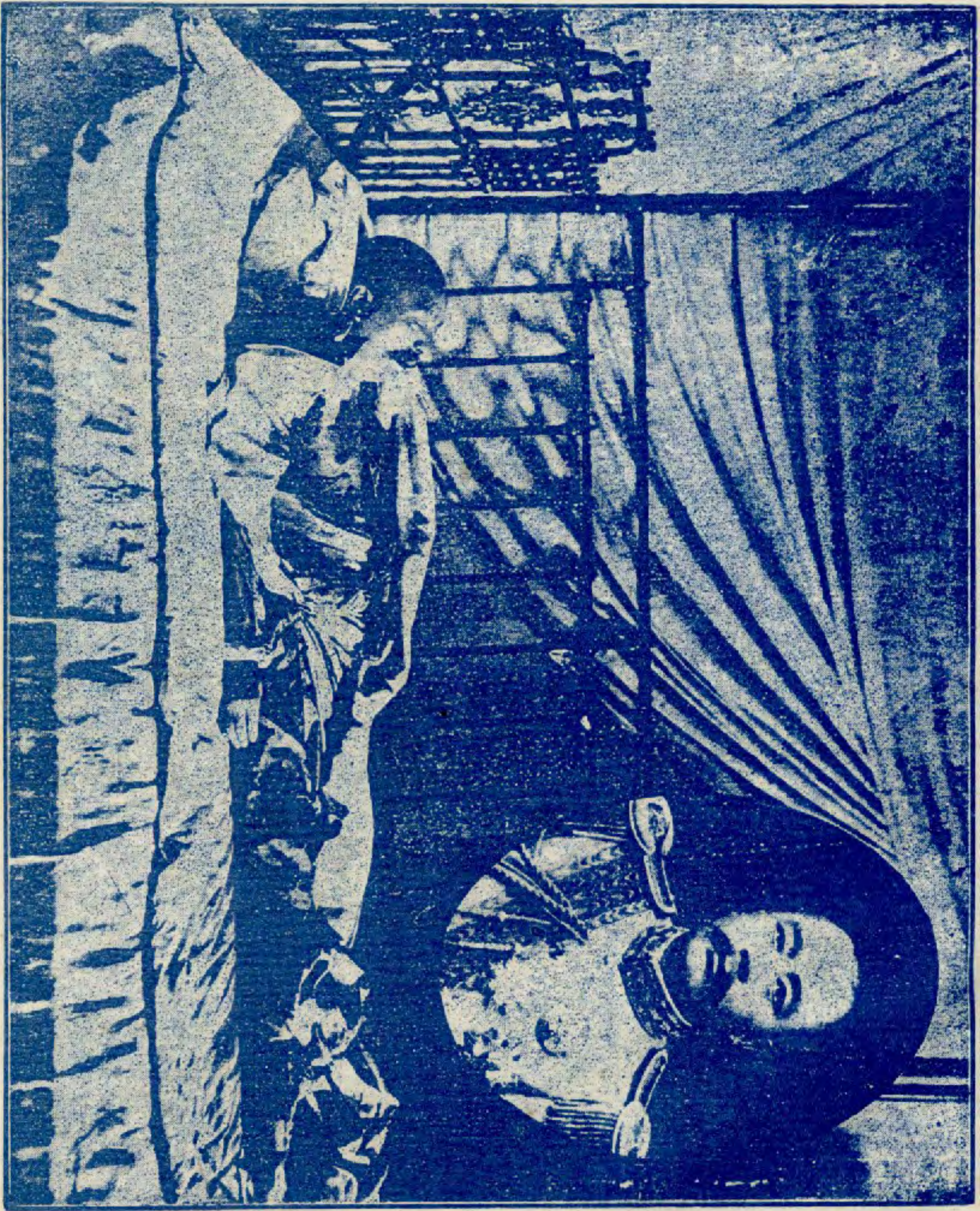
● 李純歷史軼事合刻 ●

蘇督李純、坐鎮石城、反對戰爭、主張和平、保障東南、厥功甚偉、直皖戰起、暗助曹吳、安福潰敗、聲威大振、官級屢遷、地位愈固、正當丈夫得志之時、而乃砰然一聲、舉槍自殺、此中線索、耐人尋味、本書溯其既往功績、述其生平軼事、對於國事、對於家庭、對於部屬、對於自身、擇其最饒風趣者、俱本其當時真相、實地描寫、盡情發揮、於其主張之失敗、懷抱之悲觀、厭世之由來、自戕之原因、探源竟委、記載尤詳、絕無遺漏、欲知李督一生行爲之內幕、及其死後各方之影響者、不可不閱是書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于九記

五記





(影攝之後戕自及像遺純李)

李純全史軼事合刻目錄

李純全史

一 李純之出身將門

二 李純之肄業學校

三 李純之初歷戎行

四 李純之征漢陽

五 李純之攻湖口

六 李純之為江西都督

七 李純之為江蘇督軍

八 李純之為長江巡閱使

九 李純之為三省巡閱使

十 李純之為和議總代表

十一 李純之與袁世凱

十二 李純之與黎元洪

十三 李純之與馮國璋

十四 李純之與徐世昌

十五 李純之與段祺瑞

十六 李純之與張作霖

十七 李純之與曹錕

十八 李純之與王占元

十九 李純之與陳光遠

二十 李純之與盧永祥

二十一 李純之與倪嗣冲

二十二 李純之與張勳

二十三 李純之與陸榮廷

二十四 李純之與岑春煊

二十五 李純之與唐繼堯

二十六 李純之與吳佩孚

二十七 李純之與徐樹錚

二十八 李純之與王揖唐

二十九 李純之與文和

三十 李純之與王克敏

三十一 李純之與張謇

三十二 李純三督聯盟之主義

三十三 李純八省同盟之主義

三十四 李純南北統一之主義

三十五 李純對於倒袁之計畫

三十六 李純對於倒段之計畫

三十七 李純對於江蘇之計畫

三十八 李純對於安徽之計畫



元 李純對於江西之計畫

甲 李純之自戕

乙 李純之遺書

丙 李純死後之種種流言

丁 李純死後之江蘇大局

戊 李純死後之蘇督問題

李純軼事

一 雪中侍操

二 交際妙術

三 驅除狐患

四 奪鬼圈套

五 仰承意旨

六 辦事敏捷

七 官運亨通

八 木橋渡兵

九 解人困厄

十 厚賞難民

十一 黑夜進兵

十二 敬仰黃陂

十三 待客優禮

十四 交惟紳商

十五 結合河間

十六 敷衍民黨

十七 覬覦副座

十八 聯絡議員

十九 籌備和議

二十 善於理財

二十一 不寵姬妾

二十二 自傷無子

二十三 收括軍餉

二十四 不諒苦衷

二十五 吸煙成癮

二十六 閱報大哭

二十七 資遣內弟

二十八 修理手槍

二十九 自戕決心

三十 親書遺囑

李純全史

吳虞公述

一 李純之出身將門

李純字秀山。直隸籍。其先世抱尚武主義。大都身歷戎行。惟以位不甚高。故名亦不甚顯。至族兄準。在清末為廣東水師提督。始有名於時。純年七歲。好為戰鬥之戲。嘗集羣兒於家中。削木為兵。揭竿為旗。分兩隊作戰。鬪之狀。純執指揮刀。自為隊長。指揮羣兒。進退有節。勝則分以果餌之屬。以為賞賚。故羣兒無不效命。一日。其父自外歸。純方高坐樓上。頭戴反轉瓜皮小帽。頂結紅蘿蔔。後插松枝。形似紅頂花翎。作登臺拜將之舉。羣兒羅拜於下。一一聽命。無敢喧譁者。其父見而喜之。謂其母曰。異日光大吾之門楣者。必此子也。自是愛純特甚。雖有小過。亦不加以呵責。純見父母之縱容也。益究心於技擊諸武藝。時或彎弓以射遠。時或舉石以升高。由近而遠。由小而大。事雖兒戲。無不層次井然。從未敢壹意孤行。而為劇烈之舉動。故其父母亦聽其所為。不加以禁止也。塾師某。見純頭角崢嶸。身手矯捷。知其出身將門。所以好弄武藝者。乃其遺傳性所致。非可強施以銜勒也。特於課餘之時。為之講古名將之歷史。如關羽岳飛之流。以激勵其志氣。陶養其性情。純聞之。眉飛色舞。樂而忘倦。由是常以古名將自期。年稍長。父母相繼逝世。純乃仰天而歎曰。我祖我父。挂名軍籍。而皆費志以歿。及吾身而猶不能耀武揚威。為男兒一吐氣。吾將何以見先人乎。於是棄帖括之學。專從事於射擊之事。今日鼎鼎大名之由來。即本於當時之一轉念也。

二 李純之肄業學校

純年十三歲。其父母令入里中某私塾讀書。性靜穆。能體會書中旨趣。而恥下問。同學七八人。均



佩其才。凡遇背誦舊書及比賽習字等課。純必爭第一。師譽之。則大悅。偶為長者責備。輒鬱鬱終日。蓋純天性好名。而淡於私利。純年二十一。由其戚張耀榮保薦入北洋武備學堂。勤於功課。智計百出。為同輩翹楚。時清廷失德。權貴橫行。舉國有杞程不寧之象。益以外侮紛乘。禍機四伏。純慨念國事。輒與同學慷慨議論。意欲卒業以後。効力疆場。樹千古不拔之業。拯人民於水火。挽國家之危機。然純志大而膽怯。辦事無魄力。有運籌帷幄之才。而乏實行之才幹。每成一事。必須由友人幫助。始克成功。質言之。雖有智計。而不能獨當一面者也。純對待同學。一以和易。不肯面折人。凡學生中之佼佼者。純必以術聯絡之。為將來發展地步。組織同志會於校中。勢力甚偉。純自居為會長。會員中有名程光達者。亦為武備學堂中之高材生。不服純之所為。運動友人三四。退出同志會。另行組織同學會。以為破壞之計。純遭此打擊。與會大減。語其友曰。甚矣。辦事之難也。我之組織同志會。全為聯絡感情。研究學術。並無絲毫利益。更無絲毫作用。而猶有人出而破壞。將來吾輩出校以後。有事國家。戮力同心。熱心進取。始足有為。若有如程光達其人者。不顧利害。妄行破壞。不特我黨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有人主張排除程光達者。而純已心灰意懶。同志會遂無形解散矣。此可見其志氣薄弱。不經挫折之一斑也。

三 李純之初歷戎行

李純既以父若祖均挂名軍籍。故亦有志於武事。在北洋武備學校畢業後。出為北洋小站准軍小隊長。時袁世凱正在北洋練兵。見李辦事敏捷。性情溫和。頗器重之。一見即許為能員。故每有事。輒使之。純亦奉令唯謹。從無絲毫過誤。對上對下。一以誠摯。以故不特為上官欽重。即下級亦悅服之。然遇兵士有過。則依法以行。毫不假借。而責之治軍。亦以嚴肅為務。軍紀井然。得循功升北洋陸軍第六鎮協統。經驗既多。辦事愈敏。至宣統三年。升任第六鎮統制。預與漢陽之役。頗露頭角也。以後

一生事業實基於茲。然李之所以能積功至統制者。蓋別有在。李師事徐世昌。得隸袁。然是時李不過一區區小隊長。縱有奇才。何能出類拔萃。得袁之賞識。其所以能如此者。此其中有天焉。李任小隊長時。一日大雨。營中無事。李命各兵士整潔武器。且講演武器整潔之必要。娓娓不倦。時袁已有野心。對於練兵一事。竭刀經營。又慕古大將循拊軍士之風。常獨往各營中參觀。與之言語。藉以物色人才。收撫軍心。當李純滔滔講演之時。適袁世凱巡閱來營。見其軍容。聽其講演。大為贊歎。溫語褒獎。歸與徐世昌言。徐即以李從前成績對。在徐實出無心。而袁則意為有意保舉。不多日。遂有升任隊長之命。由是屢加拔擢。且竭意留心其行動。後見李秉心誠樸。遇事忠實。大喜過望。嘗謂李曰。吾子非庸庸者比。好自勉之。勿負汝師栽培之盛意也。其所謂汝師者。蓋即指徐世昌而言。李得此溫諭。益事勤實。入民國後。事袁尤謹。而於是由統制而師長。由師長而九江鎮守使。以是而護軍使。而江西都督。而江蘇督軍。而三省巡閱使。萬里雲鵬。扶搖直上矣。不可謂非天也。

四 李純之征漢陽

辛亥武昌之起義也。清廷初命蔭昌督師。繼以軍心動搖。改任袁世凱。後袁受任內閣總理大臣。命馮國璋任第二軍軍統。征討民軍。時李隸馮麾下。為第六鎮統制。適當前敵。自武昌起義後。人心頗思歸漢。即軍中亦多有以戰爭為非。雖不敢倒戈以向。然亦毫無鬪志。且時有掠劫人民情事。清廷命蔭昌撤回。改派袁世凱。即以是故。袁受命後。即暗與民軍會合。但言非一戰而勝。不足以堅清廷之信任。故任事之初。即以收復漢陽為事前敵。軍士多為小站出身。聞袁再起。頗為欣悅。不似前之離心矣。且素知袁以嚴肅為事。亦稍有戒心。故從前驕縱怠惰之習。於焉一變。李奉命後。即申討軍士。略謂吾輩前日之所以觀望者。以統率非人。不可謂吾輩無鬪志也。今袁官保既不辭勞瘁。出受是任。吾輩當一革初心。與逆軍一決。苟得殲茲醜類。亦足以對官保。庶不負小站官保栽培之至意。

於是即派兵前進。時馮遣間諜與守龜山之民軍談判。啖以重利。令勿開砲。李得訊後。即進見馮。謂時不可失。機不可遲。宜乘此即行進攻。遲則恐有變故。於吾不利。馮然其說。派李即進。連夜占據龜山。馮統大軍隨後進發。民軍既失龜山。漢陽亦不能支。於是重鎮復歸清廷所有矣。故馮於事後開保案。李居第一。蓋非彼一言。馮尚躊躇。而民軍領袖黃興。已有人報告龜山軍士離心。將加以更迭矣。危乎殆哉。

五 李純之攻湖口

入民國後。軍制變更。李任師長。二年。因宋案發生。民黨頗有不利於袁之傳說。而汪瑞闓任江西民政長。為李烈鈞所反對。陳師鞠旅。大有反抗中央之志。袁甚憂慮。擬為先發制人之計。派兵前進。然又不願居戎首之名。於是因李烈鈞被議院參劾。先下令將李免職。并命黎副總統兼任江西都督。黎竟派李純帶兵前往。蓋李駐師鄂江。與黎素相契合也。電商之袁。任李純為九江鎮守使。袁亦素重李。允其請。於是李純率兵直抵贛省。而李烈鈞亦乘此宣告獨立。沿江數省。羣起響應。人皆為袁危。袁笑曰。龜山之成績尚在。協和豎子。不足當秀山之一擊也。遂加任李為護軍使。率師往討。初與李烈鈞遇。頗失利。李純大怒。謂吾自小站隨役以來。所向無不克。今竟敗此豎子之手乎。何再有面目見總統與副總統。遂親自督陣。奮力進攻。誓言不殲此敵。不生還矣。果也不三日而湖口下。湖口既下。李即乘勝而下。直抵南昌。煊赫一時。李烈鈞竟以化裝東渡聞矣。然李素以膽怯聞。龜山之役。亦有內應。而是役竟能如此者。其中蓋有激之者在也。當李初進兵時。接奉陸軍總長段祺瑞密電。即日進討。毋為敵制。李本意亦為然。正下令開拔。忽袁亦有電至。以大元帥名義。命其退兵。勿進待敵先動。李以命令兩歧。莫知所從。正旁皇間。與敵遇。李竟失利。於是大憤。且疑袁氏輕彼乏將才。故有退兵勿進之令。遂誓必克敵而後反。一雪失敗之辱。說者謂袁氏苟不欲避戎首之名。無此電

令。則結果如何。尚難懸斷。蓋李好名之心甚熾。一受刺激。遂一反歷來膽怯之弊病。不暇顧利害而為之也。然而幸矣。

六 李純之為江西都督

李既戰勝民黨。攻克贛省。江西都督一席。大有舍我其誰之勢。然是時袁權勢甚大。况當新破敵軍之際。人心無不震服。李雖有汗馬之功。使袁令任他人。當亦無可如何。且袁猶未悉段有急速進兵之令。疑為違命擅進。頗不慊於志。且袁氏心腹。覬覦此一席者甚眾。李尚在不可知之數。李微聞之。於是婉詞託黎。請為轉達。蓋是時黎坐鎮武昌。隱然有與袁平分天下之勢。黎因服從袁。而袁亦不敢不敷衍黎。故除黎氏外。實無一人足可向袁氏進言。而民國以後。李又常駐湖北。與黎素相得。此次任九江鎮守。進兵贛江。亦出自黎意。故李竭力向黎說法。請為保薦。一面并向馮國璋段祺瑞疏通。馮固因龜山一役。舊情甚篤。力為幫忙。而是時段亦實心為國。以李既有此大功。理宜膺此上賞。故亦代為向袁說項。袁時雖不滿於李。然以李本屬舊部。且有黎氏之保薦。馮段之斡旋。亦慨然允許。且經段氏進言後。袁亦知段氏前者有密電致李。令速進兵。而非李之故違節制。遂釋然。於是裁撤護軍使。及任李署江西都督之明令下矣。是在民國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也。李任江西都督後。知袁之不易與。黎及馮段之盡忠體國。遇事益小心。事黎馮等益忠順。凡袁所下命令。無不視若帝天。且李以多欲而膽怯。常恐不安於位。益不敢稍有放肆。三年六月。改任昌武將軍。督理江西軍務。於是因此改制。由署一變而為真除矣。四年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五年六月。改任江西督軍。時袁氏倒後。北洋派中。漸有直系皖系之分。李本直人。且於馮為舊屬。故遇事不免傾向於直系。然亦不敢稍櫻段氏之鋒。六年八月。張勳復辟。黎氏遜位。馮國璋入京。任代理大總統職務。李遂轉任江蘇。自是而後。李遂隱然為長江三督軍之領袖。有左右時局之勢力矣。

七 李純之為江蘇督軍

馮國璋之入京而為代理大總統也。直皖黨派之色彩。雖不若後此之濃厚。然已露其端倪矣。而長江三督同盟之說。復藉藉於人口。且馮氏舍去有權有勢之督軍。而入就範籠於心終不慊然。於是即以江蘇督軍繼任何人為問。時段原意擬任倪嗣冲。或盧永祥。可以收指臂相聯之效。而制馮氏之死命。馮不允。舉李純以自代。且以此為去就之爭。段心雖不悅。莫之奈何。蓋馮如不肯繼任。依法黎必復出。黎段之惡感既深。黎出則段愈不願。且又添一馮氏為敵。兩害相權取其輕。毋寧允許。故馮氏入京後。遂有調李為蘇督之命。李移調江蘇。恐故巢又失。無以收指臂之效。且江蘇地位亦頗危險。左有浙之楊善德。右有皖之倪嗣冲。皆非其黨。而蘇省軍隊。直接聽馮指揮者。又不出自寧至蘇之一部。南之松滬。為段黨之盧永祥。北之徐州。為復辟黨之張文生。隱然均與李含有敵意。故就任之際。即以贛督一缺。畀其屬下陳光遠為要求。段雖不允。而馮國璋主持於上。李純要求於下。遂不得不俯首而聽命焉。李既躊躇滿志。始來江蘇。時與陳光遠王占元互相倚重。為馮氏後援。一面復受馮密旨。時與南方隱隱接洽。以牽制段黨。因是馮段之交惡愈烈。黨派之色彩益濃。然表面上竭力敷衍段氏。且以任贛省都督時。曾得段援助。亦不便昌言反對。故歷來各省。凡有通電指斥段氏者。李概不署名。馮氏退位。徐世昌繼任。李又交歡於徐。馮氏逝世。直系統領之人。王士珍不願與聞黨事。曹錕時猶有附段色彩。故李隱然以江蘇督軍而兼直系領袖。民國七年。馮氏退職後。新國會中有昌言舉曹錕為副總統者。李聞之大憤。聲言如果實現。必聯合陳光遠王占元舉行獨立。與南方一致。後因他事。竟未獲選。然李固怯者。即使實現。李亦決不敢有所作為也。今歲直皖交闕。李雖盡力助直系。然在表面。竟無一言。盧永祥雖派兵出發。然亦不過掘毀滬寧鐵路軌道而止。且即及及焉。派專員向盧疏通。即王揖唐在上海盡力破壞江蘇治安。彼亦置若罔聞。不過隱為之備。迨皖

系傾覆。勝負大分。始行出面。其膽之小。其心之滑。可見一斑矣。

八 李純之為長江巡閱使

長江巡閱使一缺。本為有名無實之官。袁世凱當國。始以昇之譚人鳳。蓋陽示尊崇。陰實削其權力也。故譚始終無所表見。後二次革命失敗。張勳因故去。江蘇都督職。袁遂以之昇張。所以羈縻之也。張任巡閱使後。設行轅於徐州。然其勢力亦僅至徐州為止。蓋其兵悉駐徐州。足以控制一切。即無巡閱使銜。其勢力仍在。故張之勢力。并不因巡閱而稍增加。張勳復辟失敗。改任之倪嗣冲。然亦虛名也。今歲直皖決裂。曹張及李。均為倒段中主要人物。然事成而後。曹則直魯豫三省巡閱。張則奉吉黑三省巡閱。而李獨付缺如。因之大憤。任和議總代表而不就。且頻頻以請假為詞。政府知其意之所在。而猶碍於曹張。不敢顯昇。以三省巡閱。於是有長江巡閱之命。至曹張之所以倚扼李者。亦是有故。當直皖紛爭時。李雖陰出全力。以助其成。然因多欲。胆小之故。卒未敢公然顯露。一任曹張當其衝。曹張知其意。以為李首鼠兩端。故論功行賞之際。所以屈辱之者。無不至。迨至一再請假。一再辭代表。徐世昌意有不忍。於是商諸曹張。有長江巡閱之任。且倪嗣冲免職。李曾一再力保其心。腹齊燮元繼倪氏任。而又見扼於曹張。以素不相合之張文生繼其任。張近雖以段倒之故。稍稍與李結合。然終是同床各夢。而非其心腹。李更不慊意。徐世昌知其然也。故以長江巡閱之虛銜慰之。俾勿發生意外。然李何能滿志。且接收倪氏部下之安武軍。尤為一件困難問題。餉糈既積欠已久。兵又與彼離心。一旦受任。其何以能。况復徒有虛名。而內無實權哉。此李氏所以奉命之後。一再力辭。且詞極不遜。決示其怨懟之心也。

九 李純之為三省巡閱使

李既一再力辭長江巡閱。且聲言有名無實。不受虛戴。則其用意所在。無俟能人。徐世昌意良不忍。

靳雲鵬亦有不安。於是復以婉辭商諸曹張。曹張至是亦有為難之勢。於是十月二日。有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之命。此李純得三省巡閱使之所由來也。李受大命。快慰非常。然不料風波又起。且不起於敵黨之皖派。不起於同床異夢之張文生。而即起於素稱聯合一氣之陳光遠。其事益奇。然是實政界之常態。不足駭怪也。時李純已有病矣。於是一面稱病請假。一面電告病愈後即行就職。并電致張文生。促其來寧。一商安武軍問題。陳光遠之反對。或謂出自齊燮元之副巡閱。故囑齊暫緩承認。以觀其後。至齊之所以得此者。亦為徐世昌靳雲鵬敷衍李純面子計。蓋既力保皖督而未見效。故予之副巡閱以崇高其位置也。且李之軍隊。均為齊氏收服。蘇督之實權。不在李而在齊。猶之曹錕之與吳佩孚。有密切之關係焉。然因之反觸起陳光遠之惡感。塞翁得馬。安知非禍。其信然矣。李既得此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位置。地位又顯然增高。舉凡兩年來始受段扼。繼受曹張扼之氣。一旦豁然。其感激徐世昌與靳雲鵬者。自必無量。倘即因此再養其聲望。用其手段。靜俟時機之至。亦不難與馮國璋同享幸運。而副總統也。而被選為大總統也。後日之地位。亦自無量。然而病已兩月矣。而竟自戕矣。賀者在門。弔者在室。一慶一弔。誠相變於俯仰之間者也。此吾記李純之史畧。不禁令吾生無窮之感觸。而竟下筆不能自休也。嗚呼。

十 李純之為和議總代表

李純由江西移任江蘇。一師馮國璋故技。憑其地位。一意與南方聯絡。岑春煊陸榮廷之代表。均集於石頭城下。且藉之以向主戰之段黨示威。南北議和。馮國璋實為中樞人物。而李純其代表也。馮氏下野。李即握此實權。一面以江蘇督軍名義。向北方磋商。一面又以調人名義。向南方疏通。而又不欲居正式議和代表之名義。以自束縛。第一次北方派朱啟鈐。未來南後。特與李商酌辦法。一一皆由李囑咐。且派王克敏為分代表。以為兩方牽綫。王固李氏之化身也。上海和議開幕。王頗盡力。

然遇有大事。皆決諸南京。兩方來往之秘密電報。皆由李為之介紹。和議中所開各節。不過故掩人耳目耳。故朱啟鈞實一有名無實之代表。而真正代表實為李純。後中途發生波折。朱啟鈞解職。改命王揖唐。王非朱可比。為安福首領。與李不慊者也。李知之。從中竭力破壞。屢屢設策。密告南方。拒絕王氏。王知之。亦為對抗之計。一面破壞李純。且攫其蘇督之地位。以畀同系。一面勾結孫派。李王暗鬪之結果。遂致南方發生內鬪。孫文唐紹儀唐繼堯伍廷芳與王聯合。岑春煊陸榮廷與李聯合。成對峙之局。而南方之交關。北方之決裂。其原皆出於李純之破壞。王揖唐之為議和總代表。後直皖兵起。岑陸聲討安福。即李純勾結岑陸之效力。皖系敗後。王氏東逃。李之功大告厥成。岑陸商酌和議之電文。無日不至。李固儼然一南北和議中之主要人物。於是徐世昌即正式委以和議總代表一席。岑氏代表文羣谷鍾秀在京。與靳雲鵬商酌局部議和規條。均昔日李所手訂者。故天津會議一致議決。由李簽字後。即正式披露。宣告南北統一。李亦樂居此任。然因南方滇派屢告捷音。反對岑陸局部議和。李又回復其胆小之面目。忽託故力辭總代表職。且一再致電北方。請雙方兼顧。勿偏聽桂系一方。自身亦曾七次密電唐繼堯。且派周子覺代表赴滇。竭力疏通。蓋李心理上實仍欲居和議之中堅人物。而收四面討好之效也。故李在表面上。始終未就總代表職務。而實際上則自為蘇督後。即兼領此重大之職務者也。

十一 李純之與袁世凱

袁世凱實為李純第一之知己。使無袁氏。則李氏決不能騰達至是。至今仍不過一隊長耳。袁小站練兵。創設北洋武備學堂。李即入校肄業。時徐世昌代表主持校務。頗以李為能。後李任淮軍小隊長。以雨中整潔武器為袁所賞識。又得徐之譽揚。故遂頻加青睞。雖因江西都督一事。稍生齟齬。其後仍得如願以償。故終袁之世。李從無敢稍違意旨者。洪憲改制。李亦在勸進之列。是時李嘗語其秘

書吳某曰。當今之世。足以救吾中國者。唯元首一人。有魄力。有雄才。有偉大之智識。吾竟願甘為其臣下而不辭也。故當時馮段雖首鼠兩端。而李仍稱臣不違。袁世凱病死。李接電後。在簽押房內大呼曰。元首死耶。中國恐從此不保矣。時閣署上級官吏均聞之。其佩服袁世凱有如此者。蓋李純自入武備學堂。以至任昌武將軍。均為袁世凱一人所提拔。宜其欽佩至於無極也。又李於湖口與李烈鈞交綏之初。因未照袁令。致遭失敗。後向人曰。袁大總統雖未嘗親歷戎行。而竟決勝千里。至是益為歎服。故當唐繼堯蔡鍔雲南起義。彼料必致失敗。然彼至今談及是事。猶以為中有幸運。使袁氏不即死。唐繼堯終不能久抗其尊視袁世凱為天神。於此可見。恐袁氏義子段芝貴。亦不過如是。然自任蘇督後。態度稍變。有時亦欲表示不滿於袁之詞。宣統復辟失敗後。致書王占元。中有曩昔袁氏稱帝。吾知其倒行逆施。必無成就等語。與前之所言所行。判若兩人。豈果地位異而宗旨亦異耶。怪哉。

十三 李純之與黎元洪

民國二年。李純之入贛也。黎元洪主之。適李烈鈞棄贛出亡。李純為九江護軍使。一時覬覦江西督軍一席者。大有人在。黎元洪又以李純為攻克湖口之有功人物。力保督贛。幾至與袁世凱破面。後經馮國璋段祺瑞從中斡旋。得以發表任李純署江西都督。顧黎氏之力保李純。非擴張地盤樹植勢力。蓋因此時之督贛者。舍李純外。實無其人。何哉。彼李純之九江護軍使。實為駢指軍事機關。且李又熟悉江西民情。以之督贛。一面可裁撤九江護軍使缺。一面可省却許多軍費。此中因緣。黎氏為國家設想。非位置李純而出此。袁氏所以不愜意者。固有所在。非謂李純之才資不及也。故李純對於黎氏。亦非常敬重。然其推崇之作用。決不為代爭贛督而發。因感其有膽量。敢與袁世凱論大體。而又能不屈不撓也。迨黎氏代行總統職務時。李純與之商量。表示其服從中央之意。後黎氏解

散舊國會。時人多非議之。獨李純服其犧牲一己之權位與令名。保全京畿之糜爛。黎氏下野後。輒對人言。余在朝時。祇保薦二人。一為前山西省長孫發緒。一即李純。余解散舊國會而下野後。孫發緒首先拍電痛罵。獨李純之電。真實獲吾心。兩人之感情。於此可以窺見。李告其親信者曰。吾之始終不願擔任正式議和總代表者。因感於黎氏之始終不願參預調人而發也。雖然。揆諸實際。或非由衷之言歟。

十三 李純之與馮國璋

李純在北洋軍中。無藉藉名。辛亥。屬馮國璋部下。任統領之職。革命軍興。從馮征漢陽。所向披靡。自是李純能軍之名始著。純對於馮。極端佩服。故其所行事。無不模仿馮國璋。馮自任江蘇督軍。以圓滑敷衍八面討好之手段。處置軍國大事。純師其智。於是三督同盟也。欲操縱南北和議。以增身價也。皆其圓滑手段之表示也。丁卯。國璋將北上代任總統。所遺江蘇督軍一席。遂鹿者頗眾。馮不肯輕以予人。環顧國中。可繼蘇督之任。而能為已用者。惟有李純。乃先與段祺瑞商定。以純繼江蘇任。始肯北上。祺瑞許之。於是李純遂以江西督軍移而為江蘇督軍。坐鎮金陵。為東南柱石。暗中為國璋張勢力。國璋之欲以純繼其任者。原因複雜。而最顯著者。則因彼時段祺瑞取消復辟。再造民國。段黨勢力。日益擴張。若馮北上以後。擁總統之虛名。為段黨所挾制。欲退而為江蘇督軍。而不可得。故必欲覓一心腹將領。以繼其任。則李純自當勝任。而愉快矣。馮將北上時。遣其心腹秘書萬氏。親至江西。謂李純曰。馮副總統現將北上。任總統。江蘇督軍一席。將以畀君。江蘇為長江門戶。舉足重輕。以君之才。足以勝任。但接任以後。宜與南方要人。互通聲氣。一則可以擴充勢力。一則可以對付段派。故李接江蘇任後。即與岑春煊通候。民黨要人多遣代表。晉謁李督。純輒言馮河間主張息事寧人。當設法弭戰。純願任和事老。化干戈為玉帛。南派多歡迎之。然則李純之主張南北和議。亦稟

承馮國璋之意耳。

十四 李純之與徐世昌

河間退位。徐世昌就總統任。對南北問題亦主和議。明令停戰。與李為同調。李遂以調人自任。於是軍政府各總裁多派代表。齊集南京。南方通電。半由李轉達中央。而李遂為南北兩方之重要人物。北派中主戰最烈之段祺瑞。倪嗣冲。張作霖輩。初見其與南方通候。頗不滿意。及後見南派多與之接洽。和議似有希望。遂不敢作異詞。李之地位從此增高。且李本為徐之門生。至是關係益切。馮任總統時。以權勢關係與段不洽。互相猜忌。各謀擴張自己勢力。馮段爭端因之而起。馮為直人。段為皖人。因馮段兩派而有直系皖系之分。馮既死。似直系已無首領。失其勢力。皖派乘時而起。可以吐氣揚眉矣。然李純等盤踞長江要隘。亦不能漠視。先是繼馮總統任者。頗難其選。當時皖派中人有主張選舉段祺瑞為總統者。卒以李為直派健將。無法疏通。不得不舉資深望重之老前輩徐世昌為大總統。皖派以徐世昌為己派所產出。遇事要挾。段祺瑞性復剛愎。予智自雄。大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概。徐鬱鬱不樂。思利用直系以制皖系。信任李純。其明證也。因此李之聲價益高。有三督同盟之計畫。說者亦謂李實受意於徐。以為對付皖派之利器。雖屬神經過敏之談。然馬跡蛛絲亦不無可尋。直皖戰爭之起。徐與李。李與曹張均互通聲氣者也。

十五 李純之與段祺瑞

李既為馮國璋之心腹。而段祺瑞又為馮國璋之勁敵。馮之任李為江蘇督軍。所以防段黨也。然則李純之與段祺瑞。當然不能相容。當段祺瑞驅逐復辟罪魁張勳之後。勢焰大張。段系人物如倪嗣冲輩。莫不揚眉吐氣。然代理總統一席。段猶不能自任。不得不由副總統馮國璋代理。馮以長江為根據地。一旦北行。根據地盡失。而北方又為段氏之範圍。故以李純督蘇。保守固有地盤。擴充四方勢

力李乘湘督易人之際。零陵起兵之秋。暗中勾結范國璋王汝賢。退兵主和。長江三督。聯為一氣。遂與皖派為勁敵。而尤以蘇李為之中堅。使當時馮北行。無李為後備。段勢將愈大。後日卒釀直皖戰事。其關係於段李二人者。蓋如此其重要也。

十六 李純之與張作霖

張作霖少為遼陽巨盜。驍悍無敵。自相士被擄。譽之曰大王。相貌驚人。他日必貴。何以橫行綠林中。不思為國家干城乎。張意為動。遂自縛降於清。屬張錫鑾麾下。佐張捕盜。馳驟迅捷。屢破盜穴。光緒末。已積功至游擊。入民國。改張所部為師。任為師長。其他防軍統領馮德霖吳俊陞等。皆其羽翼。故張之勢甚大。初奉張錫鑾。猶知謹慎。至是已貴盛。錫鑾不能御之。東三省中。對於張之行動。無敢發異詞。中交鈔票。可以任意禁行。其人之驕橫無理。可知。馮段交惡。段黨徐樹錚。唆令張在秦皇島劫械稱兵。馮國璋聞而大駭。李純遠在江蘇。無能為力。意雖躍躍欲試。卒慮倪嗣沖據其北。盧永祥乘其南。不敢發兵。及馮死。段勢益張。馮系各督。均慄慄自危。李純乘機聯絡。以為倒段之計。張作霖亦恨段之專橫。李乃利用之。使為己助。以倒段氏。然張亦利用李純。以為倒段之後。擴充勢力地步。此次直皖戰事。奉軍毅然援助直軍。則張李間自有一番通款。然直軍勝後。奉張大權在握。竟不及李。宜李之鬱鬱也。

十七 李純之與曹錕

曹錕與李純同為直隸人。從袁世凱於小站。歷山東直隸諸省。升為總兵官。後隨徐世昌。駐兵長春。辛亥。移兵衛京。民國成立。孫文蔡元培等。主張以南京為國都。要求袁世凱遷往江南。袁意不欲。陽諾之。乃嗾令曹錕。縱兵猝起。焚掠袁乃託言京畿重地。不可輕離。此意遂寢。曹本亦為馮系人。與李同受馮意。主和倒段。不知如何。忽又變更主張。與李反對。李仍主和。而曹竟從段黨。張懷芝徐樹錚

李純之與王占元
言自請政府率師征湘。長沙既克。部下吳佩孚勸其勿盲從段氏。則藉口返天津。授經略使。第坐索軍餉。其實未離津門一步。而李純復與交好。其後段黨益形驕縱。曹乃從其部下吳佩孚意。與段相爭。李純允助饒。段敗。曹與張作霖攫取權利。置李純不顧。

十六 李純之與王占元

王占元與李純性質相同。均主和平。然李腦經複雜。臨事優柔寡斷。而王則既有謀略。復有決斷。故歷經黎石之叛。荆襄卒不為敵。有楚南北。獲免寇患。對於南北問題。與李同主謀和。然轄境則不容人窺伺。辛亥之秋。革命軍興。馮國璋率師征鄂。李王均在馮之麾下。漢陽一役。李王均能奮聞。王擢領一師。帝制議起。李王均承馮國璋旨。處中立態度。雖有電致北京。勸袁登極。然非本意也。馮為段制。李王商倒段之策。王曰。此時段氏氣燄太盛。一時不易奏功。須待其自斃。我等須聯為一氣。以樹聲援。李以為至言。南北和議問題。李任調人。至為忙碌。王寓書勸之曰。南北問題。雖應主和。然北與南。南與南。先不能和。欲謀南北和平。非先謀北與北和。南與南和。不能奏功。兄亦何苦不憚煩乎。李雖善其說。卒以李之願為調人。希望甚大。不如王之但安鄂。故不聽王氏之言。今李任北方議和代表。似可躊躇滿志矣。而竟自戕。則其智計不及王氏遠矣。

十九 李純之與陳光遠

李純之三督聯盟計畫。一為鄂之王占元。一為贛之陳光遠。陳之督贛。由於李之督蘇。初張勳復辟事作。段祺瑞走馬。廠陳光遠軍中誓師。故驅逐張勳。以陳為首功。然陳為馮系。終不能為段用。及馮任總統。以李督蘇。復與段力爭。以陳督贛。而李稟馮旨。與贛陳鄂王聯絡。以為倒段之計。一面主張謀和。擴充聲勢。李王陳三人中。以王為最能幹。以陳為最懦弱。李師馮智。以圓滑手段。處理大事。陳則復師李智。以圓滑手段。聯絡省中巨紳。以要聲譽。而固地盤。江西有長戚揚者。好媚武人。保其祿。

位。庶政皆諮之。督軍而後行。陳謝不敏。乃議移駐九江。示軍民分治。極力贊助李氏。籌備和議。甚至拒絕皖軍。不得入江西境。且與南軍約。勿犯贛。庚嶺南北。得免戰禍。是陳之有造於江西人民者。非尠也。吳佩孚發起解散安福俱樂部。以為推倒段氏根本計畫。陳亦贊成其事。及段敗。曹張等均謀攫大利。李亦為此中主動倒段人物。利不及李。僅得長江巡閱使之虛銜。以力爭。始得蘇皖贛三省巡閱使職。而陳竟通電首先反對。誠不可解。李當未曾自戕之時。聞陳反對。已為三省巡閱使。大憤。以為己之待陳。數十年來。極有恩意。且陳為三省同盟之一。而竟出此。因嘆人心難測。國事之不可為。然則陳之反對李。為三省巡閱使。殆為釀成李厭世觀念之一因歟。

二 李純之與盧永祥

盧永祥亦為北洋武備學生。從袁世凱於直隸。由隊官歷拔至第三鎮屬統領官。隸曹錕麾下。永祥性。和善。所部多增盧。辛亥冬。隨曹入關。擢第十師師長。與李純初無絲毫關係。及洪憲改元。永祥封子爵。適肇和兵輪變作滬防戒嚴。令率所部南下。駐於吳淞。兼淞滬護軍副使。事皆讓楊善德為政。己惟治第十師軍事。故二人交。日水乳。及善德督浙。遂陟正使。滬浙聯防之策。因之而定。永祥亦善聯絡紳商。淞滬道中。酬酢甚忙。輿論以為賢者。乙卯。會辦江蘇軍務。滬防不復。承李督節制。而盧使終仍兼第十師師長。上海工巡警察等事。皆軍署主政。道尹轉同閒曹。故滬使權力之偉。直一督軍而兼省長者。至是。李權為盧所分。互相猜忌。盧係段系。與李更不相容。當馮為段制之時。李意欲以兵力從事。祇懼盧變生肘腋。不敢妄動。盧之能力。概可想見。楊善德死。盧升浙督。淞滬護軍使一缺。李力保。己派齊燮元接任。以期統一江蘇軍權。卒不能成為事實。護軍使缺。為何豐林所得。何增盧。李大憤。時適直皖戰端將啟。李託上海兵工廠製造子彈六十萬。李遣人往領。何不發。李憤極與爭。一時函電往來。幾致發生衝突。直皖戰事既啟。盧突然由浙派兵至蘇境。李預為之備。掘毀崑山鐵

道使盧兵不得驟出。斯時江浙一帶交通斷絕。謠啄朋興。滬南居民不敢安枕。竟有因之遷居者。後直皖大局已定。兩方始各認誤會。言歸于好。然兩雄不並立。李自戕。殆天之有造于盧歟。

二 李純之與倪嗣冲

倪嗣冲為袁世凱心腹。初入淮軍為記室。歷保至監司。從袁世凱治軍。極見信任。及袁居彰德。倪亦以貪墨革職拘禁。嗣款由倪賠償。始以永不敘用結案。還居天津。仍時往來彰德。與袁論世事。袁雖蟄居。常有事中原。辛亥秋。袁氏復起。遂保倪為河南布政司。統領豫軍。已出鎮皖豫交界地。二次革命作。率所部攻復潁壽。遂授安徽都督。是時與李純關係尚淺。袁氏有帝制自為之心。倪承旨。即首先勸進。封公爵。授長江巡閱副使。復密言于袁氏。謂國璋有異志。袁欲調馮為參謀總長。因厄于長江諸督。不果成行。而倪則已承袁命。監視江南。倪之不利于馮。亦即不利於李也。自是之後。倪李顯然為敵。袁氏帝制失敗。倪已授總司令。令入湘督師。而以張勳為安徽督軍。事亦旋寢。乃聳勳發起徐州會議。已而黎氏罷段。立與楊善德豎幟獨立。且舉勳率師北伐。嗣見各省一致反對復辟。遂亦懟勳。自是竟以皖督軍兼長江巡閱使。為北派盟主。馮總統搞師南下。謀立政府于南京。至蚌埠。倪厲聲叱責。馮報而返。李在江蘇。不能發展。實為倪監視。北方馮為段制。南方則李為倪制。段倪愈得勢。馮李愈不堪。馮乃授意於李。與南方岑春煊等諸民黨要人通款。以為對付。然倪根深蒂固。卒不為動。皖敗。段失勢。倪亦倒。李之大敵去。而李竟亦自戕矣。噫。

三 李純之與張勳

張勳少年無賴。嘗歷軍間。有人薦之於廣西提督蘇元春。以用虧軍款。法論斬。元春愛其才。陰令人縱之。且為書薦諸袁世凱。權山東巡標參將。庚子。率師勤王。屢保至記名提督。後調任至北洋巡防軍。又由徐世昌奏調充駐奉淮軍翼長。旋代姜桂題督軍防江南。革命軍興。誓死守。清室嘉之。授兩

江總督。終以無援。退守浦口。再退至徐州。時世凱以主和勸勳入魯境。初不從。許以暫時共和。行當謀復清。乃駐師兗州。然精銳已垂盡矣。世凱更資以餉械。益招募士卒。軍以漸強。然與李純無關也。督蘇以後。與李為鄰省。始稍有往來。後張軍以得罪日本商店。外人多責言。乃易以馮國璋。而任張為長江巡閱使。蓋袁氏着着防馮。以張監視之也。李為馮之信人。張亦頗注意之。袁死。張時開軍事會議於徐州。北派諸督。或遣人。或自蒞會。所主實復辟也。馮李陽為附和。實主傍觀態度。即贊成復辟之各督軍。如倪曹輩。相約非事急。毋輕發。而張急不及待。乘機入京。突下令勒兵守九門。自率衛士入宮門。擁宣統升殿。宣旨復辟。曹等以其單獨行動。有賣友意。段復借陳光遠兵討張。復辟事遂瓦解。張逃入荷蘭使館。歷年餘。徐繼任總統。始特赦之出。直皖戰後。張作霖陸榮廷力保起用張。代倪督皖。李純不甚贊同。雖未成為事實。然卒以皖督一席。昇諸張文生。文生。張之替身也。李自戕遺言云。對得起皖人。蓋有為而發也。

三 李純之與陸榮廷

陸榮廷為綠林出身。與李純之學堂畢業者異。故兩人絕少關係。其發生關係之始。在民國六年以後。六年以前。長江三督對南方雖力主和議。時與南方信使往來。然馮國璋實主之。李無與也。即有交涉。亦多由馮居中周旋。從未一當直接之衝。故直可謂之絕無關係。迨宣統復辟。馮氏入京。當調人之責者。始由馮而轉於李。凡南北間密電。多由李純為之轉達。而李純與陸榮廷之關係。由是生焉。當馮氏升任大總統。李由贛調蘇。馮氏即密電南方。以後和議事務。由李居中執介紹之任。蓋是時所謂和議。不過直系中與長江三督軍之秘密磋商。而在中央固不承認有此者也。即南方之宣言自主。亦在是時方始發動。其初不過反對段祺瑞之解散國會。為一種示威舉動。尚非命將出師。實欲與北方一決也。當時馮與李純等。亦暗樹反對段祺瑞旗幟。與陸不謀而合。故遂不免相與聯

結。其後馮氏入京。知南北必更決裂。而自身雖擁總統虛名。而四圍都為段勢力包圍。一定不能獨行己志。與南方言和。因特密囑南方。凡有接洽。由李轉致。後果不出所料。段氏竟一意主戰。馮一面敷衍段氏。下令討伐。一面私囑李純向南方通款曲。傳良佐之出逃。實李嗾使范國璋王汝賢之所為。而陸與李遂成不可解離之局勢矣。厥後戰事中止。正式言和。而李遂公然執南北兩方調停之衝。第一次開會議和。朱啟鈞南下。即與李首先接洽。且有和會地點在甯之主張。後移至滬上。而遇事必先向李諮商。凡和會前。和會中。一切事務。都由李純向南方交涉接洽。而後從事。其與陸有密切關係。蓋亦可知矣。後王揖唐南下。李以其非本系人物。暗中竭力反對。時遣人向陸說項。勿與王開議。且以利害慫動之。卒之陸果為其所惑。竟否認王為和議代表。後孫段聯合。南方破裂。唐紹儀欲與王開議。李恐於己不利。遂又慫動陸以局部議和。改派溫宗堯。溫本為浦口商場會辦。督辦即李純也。李與溫原相契合。當王與唐聯絡之際。李急遣溫回粵。游說岑陸。竟逐唐而代之。故溫之任南方議和總代表。李實主之。此次皖系倒後。北方與桂系局部議和。即以李為主要人物。徐之派李任北方總代表。非無故也。

二四 李純之與岑春煊

李純與岑春煊。本亦無甚關係。岑在前清時。與袁世凱齊名。然不相得。而李則居袁部下。與岑毫無瓜葛。民國後。又渺不相接。其接洽也。亦與陸相同。蓋南方自治。七總裁本以岑陸及唐繼堯為首。而唐以僻在滇邊。不喜與聞外事。一切對外大事。均由岑陸主之。而李既以居中周旋自任。則與岑陸自必聯合。岑氏代表丁乃揚。文羣。谷鍾秀。章士釗等。頻頻赴甯。與李密商。初猶取對抗主義。迨唐繼堯派兵入川。陳炯明攻克潮汕。岑氏勢窮力蹙之際。則一切條件。由李所命。幾幾惟李之命是從矣。且岑素欽服李。因其才其力。均足為北方軍界中之領袖。而對氣跋不可一世之張作霖曹錕。反陽

敬之而陰實蔑視之。故文華與曹張等在天津會議局部議和條件。岑堅持須由李純簽字作証。否則自主不能取消。此可見岑之敬服李矣。

二五 李純之與唐繼堯

李與唐繼堯。本亦甚相汎汎。至民國六年後。李執調人之任。始與唐稍相接洽。然南方主持事務者。名雖為七總裁。取合議制。而執其牛耳者。實為岑陸。唐不過附和而已。以故李與南方往來密商。均在粵桂。而滇反無聞也。迨後南方內閣。滇桂分離。唐繼堯始獨樹一幟。李初亦不以唐為意。且以唐與段有聯絡關係。反敵視之。專從事於局部議和。雖有時發表一二調停之電。然不過表面而已。以故李與唐。不特毫無關係。抑且惡感生焉。後唐攻取四川。會兵鄂西。李於是始知唐之不可侮。而皖系倒後。李又不欲為窮寇之追。反為淵駸魚。故對唐態度。驟然一變。頻頻電勸徐世昌靳雲鵬。和議須雙方並顧。勿偏聽一方。一月之間。曾七次致電唐氏。四電係調停南方分裂。三電為和議問題。蓋既可見好於岑陸。又可消除唐之惡感也。唐接電後。置而不復。李不以為忤。仍一意猛進。電報之不足。復派周子覺赴滇。親與唐氏接洽。唐始有電報發出。聲言議和手續。李接電後。又復電唐氏。對於其所要求者。一口應允。于是唐亦為所惑。與李稍周旋。不似前之冷淡矣。李與唐既稍周旋後。復介之於中央。磋商復磋商。討論又討論。唐於是又有專員之派出。一至京。一至甯。使李能稍遲數月。殞命。則唐繼堯或者竟如岑陸。與李沆瀣一氣。得見南北和議之告成也。今竟中道大去。功敗垂成。惜哉。然於此亦可以見李純心思之巧。手段之滑。為近人中不可多得者也。

二六 李純之與吳佩孚

李為直隸人。吳為山東人。地本相近。李雖短於文學。不若吳之能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然亦曾受教育多年。非若張作霖輩之出自綠林也。故性情氣味。亦頗相得。特李手段較滑。而吳則魄力雄厚。

耳。李出身北洋武備學校。吳亦武備學校。時間雖有先後。然其同為武備校出身。則一故。兩人甚相得。黎倒馮繼。曹錕有時附段。與李不相合。吳知段有徐樹錚蔽聽。窒明其間。必致失敗。常勸曹勿阿附非人。并時向長江三督。秋波微送。表示曹錕並無真心附段之意。是時曹錕之所以倏主和倏主戰。態度不可測摸者。即為此也。迨直皖黨派顯分。曹錕從吳之計。首先結合長江三督。與段反抗。而李之與吳。遂正式結合矣。吳為人深沉。而有魄力。他人所不敢為者。吳獨為之。而李則有才而無魄力。處處取四面不得罪主義。故與吳行徑稍異。吳氏討段。李首贊助。蓋曹錕雖擁有直隸及四省經畧。然實權盡在吳一人之手。故曹之主張。即李之主張。吳氏起兵後。李允供給餉糈。且以防置倪嗣冲及盧永祥自任。吳得一意進行。絕無畏懼。蓋吳專任北京戰事。而大江以下。則李當其任也。張作霖因反對徐樹錚之故。亦加入直系。曹張李同為倒段之主要人物。而曹則自身一事不能辦。須聽命於吳。故曹張李之結合。實即吳張李之結合也。且張綠林出身。其才遠不逮吳李。故凡有難事。均由吳李主之。一切規畫。都出彼二人之方寸中。段氏倒後。曹張爭功。而吳獨處之淡然。李對曹張憤不能平。時發憤懣之語。然對於吳。則固無間言也。二人關係之密切。可於此而推測知之矣。併聞此次李之得簡三省巡閱。曹本不允。亦由吳居中為之轉圜。始得通過云。

二七 李純之與徐樹錚

徐樹錚之第一大敵為吳佩孚。而李則其次。當李純力主和議。反對段氏之際。徐適說動張作霖。劫槍械於秦皇島。自稱奉軍副司令。統兵入關。一時朝野。均為之震驚。段氏三次組閣。李純雖亦致賀電。詞極恭順。然其黨馮排段之迹。則固不可掩。且以江蘇居長江要地。李阻梗其間。段派終難橫行。於是出不意。陰派奉軍二師南下。擬直取金陵。驅李而代之。李得京探密報。知大禍已至。然猶不便公然調兵出省。於是託名防止鼠疫。立將浦口以北軌道拆毀。以緩其南下。一面密調各師渡江。嚴

陣以待。迨布置已周。然後向中央詰責奉軍來南何為。蓋奉軍時已由徐樹錚統率南下。過徐州而浦口矣。段無以應。乃含糊答之。李因不欲過事吹求。以傷感情。遂亦置之。而徐樹錚迅雷不及掩耳之計畫。已成畫餅矣。段以是事為李窺破。恐益起其反抗之心。於是親自南下。與李會面。解釋奉軍來南之由。與夫徐樹錚並無督蘇之意。李固無魄力而膽小者。亦不敢過與段反抗。且又念及舊日感情。遂唯唯應之。不與之辯。且送迎甚恭。以示無他。然而李雖如此。而徐樹錚之忌李。尤較前為深一層矣。後徐以不得志於南。託名邊防。帶兵入蒙。蓋知大江以南。非彼所能橫行。故遂一轉向至西北耳。然因此觸張作霖之忌。起與曹錕李純相聯合。或謂張作霖一魯莽者。初尚無意排徐。其排徐也。李實嗾使之。蓋李因奉軍南下一事。恨徐入骨。今見其經營西北。與張相近。故即用反間之計。以挑撥張徐。使徐不能一日安。且是時孫文適有賀電致徐。譽為班超。傅介子。不是過。李恐孫徐結合。在蘇發動。愈足使之寢饋不安。故急急嗾張扼徐。今日張作霖之所以舍段而聯曹李者。其原動力即出於李。斯言雖或未可盡信。然觀於直皖戰爭之際。張作霖徘徊其間。一若不忍干戈相向。而以調人自任。且一再聲言。與段徐感情融洽。不受何人挑撥。則或人之所言。要亦未必無因也。然則徐樹錚之倒。雖曰吳佩孚。雖曰曹張李。而實則出自李純一人也。或又謂李之怨徐。不在奉軍南下一事。蓋是事雖由徐主持。亦有所秉承。而其所最恨者。實在徐恃才傲物。袁初倒後。徐任國務院秘書長。與某名士等評論當世人物。談及李。徐曰。秀山文不能執筆。武不能從戎。何能為言。畢大笑。時衆悉聞之。某名士阿附其意。並即席作排詩四絕句以詠之。曾載入京中某報。李本好名。聞之大憤。誓言此仇必報。故對於段派。恨徐獨深。然李雖量窄。尚不至此。或者傳聞之過歟。

二六 李純之與王揖唐

政府通緝王揖唐。完全徇李純之請。而李於段祺瑞初倒之際。亦嘗在蘇省內先政府而發出通緝命令焉。王揖唐因何結怨於李純。蓋有二端。第一原因。王揖唐任和議總代表。抵滬後。即派出許多

暴徒。前往各地。勾結土匪與軍隊。使之擾亂蘇境。俾江蘇得力之軍。僅能維持本省治安。無力分助別處。以破壞其重心勢力。墜彼長江方面之威信。不但此也。彼既不能以兵力助他人。即不能結歡於直曹。遂可搖動其地位也。其第二原因。浙江督軍盧永祥。本首鼠兩可。黨直黨皖。尚未有明確表示。自經王揖唐之甜言蜜語。遂投身皖派。且為皖派出力不少。致使蘇浙不能通氣。並有許多掣肘。遂使李純之計畫。完全不能實踐。而其代理淞滬護軍使之門生何豐林。亦搖身一變。而為李純之敵黨。其最著而人所盡知者。為護軍使改鎮守使事。若無王揖唐從中搗鬼。早已實現矣。李純以江蘇一省。尚不能統一。認為奇耻極辱。迨安福失敗。李純必欲得王揖唐而甘心。無如政府對於王揖唐。認為無嚴辦之必要。而李純將王揖唐之亂蘇罪狀。盡情宣布。先在本省內發通緝令。然後請命政府。促其發表。密電日有數起。並派專使晉京。以嚴辦王揖唐相要求。最後竟以恐嚇手段。要挾政府。政府逼不得已。一面先令王揖唐離滬。一面再下令通緝。致使李純之冤氣。終不能爽快出之。是亦足使李純自戕之一種緣由也。

元 李純之與文懃

李純與文懃。固義父與乾兒子。此人所共知也。其關係之深。自在意計之中。卒至因乾兒子文懃。故竟至自戕其身。則又在人意料之外也。當李純督贛之翌年。正文懃長西岸樞運局之時。文懃奉令到江西時。循例先謁見督軍。見李純時。竟長跪不起。號洵大哭。李驚問其故。文含淚對曰。督軍之面。竟與先嚴相同。今見督軍。不覺想起故父。故此悲傷言已。復叩頭如搗蒜。李純見狀。拂袖入內。並囑副官揮文出署。文踉蹌而退。翌日。文懃族叔文芸閣見李純。慎重言曰。舍姪法和。欲拜督軍為義父。苟不以為不可教。而卵之翼之。豈但某之幸也。李純以文芸閣為當今名士。殷殷以乃姪相紹介。亦雅勿願拂其盛意。且自忖膝前杳無子女。此事尚可為。遂坦然允之。又翌日。文懃入督

署見李純。居然以義父禮禮之。而又以督軍乾兒子自待矣。迨文辭接任西岸推運局時。同僚咸以督軍義子尊之。是時文辭心中之喜。自不待言。惟江西人對之。咸以為無恥。及李純調任江蘇督軍。文辭當然聯帶去職。初即欲謀長蘇財廳。李純不允。因文辭在西岸推運局任時。大招商商反對。真是怨聲載道。且控案累累。李純雖不呈請撤差。已有自悔孟浪之意。故到蘇督任時。即主張不用文辭。文辭見勢不佳。遂往求親家張弧。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即令文和長江蘇全省菸酒公賣局。待命令已下。李純碍難拒却。於是文張之計遂售。文辭又儼然為江蘇菸酒公賣局長矣。在此時期。文辭故作謹慎。一面極盡其巴結之能事。一面仍力謀長財廳。於是李純遂被其惑矣。胡翔林去職。財廳一席。竟被俞紀琦捷足先得。文辭此時之懊喪。正非言語所能形容。見李純時。大有認義父時之光景。李純竭力安慰。囑彼不必急急。遲早必可畀爾。直皖爭潮起。兩淮鹽運使段永彬星夜離任。文辭遂要求李純畀予此席。李純從之。文辭遂得走馬上兩淮鹽運使任矣。王瑚長蘇令下。俞紀琦之財廳長不可靠。有嚴家熾來就任說。文辭遂乘此時會。求李純向中央力保。此時李純半為病魔所纏。半為文辭所惑。遂使言語動作。不免帶點魔氣。所以有力爭文辭長財廳之偏見。致受蘇人攻訐。而向來之豐功偉業。一旦傷於宵小之手。且又受衆人之反對。於是李純之名譽壞矣。李純竟自戕矣。李純既死。文即於是晚由揚入署。至副官處。被某副官辱罵。幾至揮拳踢足。文辭鼠竄退出。故文辭于李純死後。竟不獲稍盡義子之禮。且喪禮亦未嘗幫辦也。李純逝世之翌日。文辭致電財部。請取銷閣議議決。文辭長蘇財廳案。其實即無此電。中央亦決不令文長蘇財政廳矣。

三十 李純之與王克敏

王克敏為馮國璋之靈魂。自馮逝世。遂奔走于李純之門。備極恭順。蓋王為交際聖手。當然游刃於裕如。於是李純遂重視之。直皖戰起。王克敏以私囊鉅金。報效直軍。謂為李純幫助者。李純感德不淺。

蘇人治蘇說。盛倡後。克敏在李純前。上治蘇條陳。頗為李所嘉納。並念王曾代獻直軍鉅金之功。遂力保為蘇省長。後因蘇人竭力反對。其事遂未果。李當對署中人云。吾負叔魯。誓必有以報之。蓋李所謂報王者。據李之親信云。將昇以蘇皖贛巡閱使參謀長。今李純逝世。此事當然不成問題矣。

三 李純之與張謇

蘇人治蘇之主張最力者。為蘇社與江蘇省教育會。而蘇社與教育會。皆張季直為主要人物。故蘇社之言行。李純即目為張季直之言行。其怨氣所集。在於張季直一人身上。其先王克敏長蘇。為若輩所拒。已怨不可遏。滿擬與張季直為難。無如張氏老成持重。決不予人以可攻機會。故李純無如何也。會文蘇長蘇財廳事。又為若輩拒絕。李純益啣刺骨。嘗語人曰。張季直為什麼要包辦江蘇政治呢。彼二人之感情。可於此語見之矣。

三 李純三督聯盟之主義

三督聯盟。自馮發生。第一次為對於袁世凱之洪憲稱帝。然所謂聯盟也。不過一種精神上之結合。而非真有聯盟之形跡也。迨段氏專權。與馮交惡。而李因有黨馮嫌疑。恐不免動搖其地位。於是聯合鄂之王占元。贛之陳光遠。隱然有與段氏對抗之勢。段氏主戰。李等主和。不與段同其意志。然三督之中。王為忠厚長者。陳亦碌碌無能。執其牛耳者。厥為李純。故段氏忌之甚深。至有令徐樹錚密派奉軍南下之事。然其計未得逞。卒無如之何。且江寧扼長江下游。而又為龍蟠虎踞之區。加以鄂贛二省之遙。為聲援。其勢亦不可侮。故終段專執國政之時。卒未得伸其勢力於此三省。蓋純為李之力也。至李之所以為此者。一則為保其現有地位計。一則施行馮國璋之故技。欲藉此以收拾人心。果也。李純之名。一時震驚於全國。苟有大事。人無不探詢長江三督之意見如何。即中央有所

謀劃。亦靡不諮詢而後行。此誠李最為躊躇滿志者也。然而此種結合。亦為一時的。而非真有不可解離者在。故三督巡閱使之命朝下。而陳光遠反對之聲夕至。幾年來三督同盟之面子。盡為撕去。李誠傷心極矣。憤而自戕。益於此亦不無幾分關係也。

三三 李純八省同盟之主義

八省同盟。即由三督聯盟擴而充之。三督聯盟純為反對段黨也。是時直之曹。奉之張。皆附段而與馮為敵。南方雖時與李接洽。然李方面。因有通南之嫌。故李雖竭力運動。擬再與王陳外各督聯合。終未得手。後段因徐樹錚關係。不憚於曹張。而又以堅持主戰之故。益予李與南方接洽之機會。於是八省同盟。漸具模型矣。八省者。除長江三省外。又加入直奉豫吉黑是也。直奉兩省。夾輔京畿。餘外各括一地。以牽制段黨之活動。當吳光新擬攬豫督一席。李純等大為反對。蓋恐一旦實現。八省同盟之局勢。為所破壞也。討段軍起。八省聯合進行。或親執干戈。或暗助餉糈。不論直接間接。凡可以制段黨於死地者。罔不唯力是視。段黨雖百計之破壞。而終莫之奈何。使無此八省聯盟。一任曹張發難。則倪嗣沖吳光新閻錫山。均將會師北上。為左右夾擊之舉。則戰事之結果。殊難預料也。故倒段之功。不得獨歸之曹張。而八省同盟。實為其成功之第一步。至八省同盟之所以能成立。能一致。則李純運用之妙計也。故事成而後。李以曹張均得志而去。彼獨一無所得。心常憤恨。力爭三省巡閱。即以此故。然因此而神經日亂。致以手槍自殞其命矣。嗚呼哀哉。然則八省同盟者。究為李之福歟。抑為李之禍歟。是蓋未可斷定矣。

三四 李純南北統一之主義

李純之力主和議。力主南北統一。其故有二。(一)段氏橫行。力主南征。而李則接近馮氏。曾一度表示反對。萬一段氏計畫。居然貫徹。則李勢必不免。故為保持自身現有地位計。不得不主和。(二)馮國璋

之所以能被選副座。被升總統。非果有赫赫之功。與夫巍巍之德也。其得力全在四面不得罪。洪憲稱帝。南方起義。馮首鼠兩端。毫無表示。一面雖上勸進之書。一面即行聯南之策。以是倒袁而後。馮之聲名大震。不特不責其勸進之罪。抑反以聯南為功。得選副座。職是之故。李自得江蘇督軍後。亦師其故智。對南對北。均有接洽。既足挾北方以威嚇南方。又足藉南方以控制北方。而兩方至是非特莫之敢撻。且反倚之為重。而於是李純遂藉藉於當世。為國人所注目焉。李純之力主和議。力主統一。亦所以擴張其地位也。

三五 李純對於倒袁之計畫

倒袁一役。李絲毫未經與聞。蓋李固終身欽服袁世凱。視若帝天。甘心為其臣下而不辭也。滇南起義。袁密令各省聲討。李亦居然有整戈待命之電文發出。其心其事。概可見矣。唯事後據其秘書萬某語人曰。李將軍實反對帝制最烈者也。當洪憲改元之際。曾一再與馮將軍電文往返。密商大計。凡可以牽制袁氏者。罔不盡力。特限於地位。表面上不能不表示恭順耳。且又歷舉數事。以為證。然此實事後。他人為其掩飾之詞。未必真有此心。此事也。不然。何當時不聞畫一策。建一議。以與南方通款曲乎。即當時有長江三督聯盟之傳說。亦不過馮國璋主持之。李實唯唯而已。或曰。李當袁氏稱帝時。曾阻止戚揚解款。使袁氏不得逞。然究為牽制與否。抑為自利與否。外人莫得而知。不得即以此為李氏倒袁之消極計劃也。

三六 李純對於倒段之計畫

段祺瑞之倒。李純確有大功。三督聯盟也。八省同盟也。李實操縱之。迨直皖交戰。李一方儘力助直。軍以餉糈。一方拆毀鐵路。派兵扼江。以牽制南之盧永祥。北之倪嗣冲。使不得分兵北上。連日與吳佩孚等來往密電。規劃進行方法。殆日以數十計。使李當時不贊一詞。或且與倪盧聯合。則其資望。

其地位均足令直軍不得逞。且以省長齊耀琳有附段嫌疑。防之唯恐不至。蓋恐協助段派以軍餉。足使直軍難以久持也。又齊燮元雖為李之腹心。實亦段之門生。常防閑之。勿使有貳。據聞李當風聲緊急時。八夜未眠。且令齊入署辦公。陽示託以腹心。而陰實軟禁之。使莫由與段氏通聲氣。顧鰲來寧。又被監視。使之不得出警廳一步。其用意之周到。殆罕其匹。其功實不在曹張下也。至事前種種規劃。已分見各節。茲不復贅。

三七 李純對於江蘇之計畫

直皖戰後。曹張均得大權。獨李擁長江巡閱使虛銜。殊不滿意。以力爭。始得蘇皖贛三省巡閱使。求仁得仁。略伸素志。於是對於蘇皖贛三省。預定計畫。以期實行。不知感觸何事。出自戕之下策。茲姑述其治蘇之計畫。當直皖戰事初起時。李向王克敏借款。及事定。乃保薦王為江蘇省長。在王之意。事成。即効馮驩焚券故事。李却意不在此。而屬意於將來民政財政之全權。王亦樂得做一現成省長。此李力保王長蘇之原因也。不意京內外反對甚力。竟以陪客王瑚接任。中央對於此事。亦可謂煞費苦心矣。李對於王瑚。畏其不利於己。而又不便擋駕。乃一面歡迎。一面不徵王瑚同意。突然保薦文懋長財廳。以為反對。使財政之權。仍歸己之私人。則用人行行政實權。已得大半。此李對於江蘇民政之計畫也。江蘇軍政。本四分五裂。督軍威權。不獨不出一城之外。即城內殺人越貨之案。亦復不少。而肘腋間。最為督軍所猜忌者。即某鎮守使。擬使之出駐九江。並允其保任督軍。以安其心。淞滬方面。已降心聯絡。楊朱兩師長。本極和平。無好無惡。張既得其所。白馬兩鎮使。因師長問題。為中央批駁。到省拜壽。餽遺豐腆。即其左右。亦以次及。商定白馬祇受師長之空名。而以實利為督軍壽。李允為力爭。實則皆李操縱白馬之術。此對於軍政之計畫也。

三八 李純對於安徽之計畫

安徽自倪嗣冲督軍病假後。李對於馬聯甲殷恭先分別聯絡。允為援助。使兩人各認為李督厚。我而薄彼。以自相決鬪。當馬聯甲送母喪返里之先。曾至李督署內。傾談半日。各吐肺腑。即其效果。後李保張文生督皖。亦曾向馬疏通。則皖之軍政。在其掌握矣。惟民政財政。尚未着手。曾保李經羲為皖長。據幕中人言。亦表面文章。實則欲以保李而促聶憲藩辭職。如李肯就。則喉軍人拮制之。如李不就。則第二卷子。即其幕僚中才堪大用某君也。至皖財廳長。則李屬意于某關監督。惟須俟聶憲藩辭職後。方能着手。此李對於皖省之計畫也。

三九 李純對於江西之計畫

江西省長戚揚。本係李之舊人。不生問題。惟與督軍陳光遠。感情頗惡。因之李對於陳。視同眼中之釘。李之請以齊燮元駐九江。有兩種用意。一因齊燮元望升督軍已久。今由幫辦事務而晉升三省巡閱副使。督軍之欲望益熾。年來對於各鎮守使。頗盡維持保護之誼。與何豐林又屬同系。在甯數年。對於地方人士。尚無惡感。是以李督頗引為肘腋之憂。而思乘機位置。一因陳光遠近與李督感情不洽。如陳首先反對李為三省巡閱使。即其明證。李欲攬江西軍權。非去陳不可。齊燮元前在贛任事。地方情形既熟。感情亦厚。既可監視陳光遠之行動。又可乘機而取贛督。故以副巡閱使駐節九江為第一步。此李對於贛省之計畫也。今李已矣。種種計畫。盡付流水。英雄末路。亦可悲也。

四十 李純之自戕

李純抱病兩月餘。已漸痊可。力與圖謀。控制長江者。互爭雌雄。忽於十月十一日上午四時逝世。十二晨。省長以下各官。均至督署探問。街警加崗。軍官往來如織。省議員及地方紳士。聞訊乘機電請中央。主張發督。據可靠消息。李於十日晚間。尚在後花園散步。精力尚健。午間接命令。加英威上將軍。李閱後。長吁一聲。晚六時。向副官索連日上海報看。副官恐李見報激憤。假言報尚未到。至晚十

二時又問。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深為詫異。謂何以數日報都未到。汝等騙我。遂大罵。並勒令承啓官張某取來。求不敢違命。遂呈上。李閱後大哭。亦不言語。病遂加重。急電請西醫須臾診視。未開方即去。李就案寫信多封。一時就寢。至三時。值日副官陳廷謨。在簽押房。聞內有嘆息聲。未敢即入。旋陳呼內聽差。無人答應。陳入室。見室內無一人。李擁被而卧。一無聲息。乃揭被。見李鼻有血跡。氣息已絕。急呼孫王二夫人至。抱頭痛哭。檢視腰際。有彈自左脇入腹。又於牀下得勃林郎手鎗一枝。李遺書四封。方知李之死。實係自戕云。

四一 李純之遺書

秀山遺筆一。封面書齊省長齊幫辦代布。內容略謂純為病魔苦不堪言。兩月不能理事。貽誤甚多。求愈無期。請假不准。卧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已恨天。徒喚奈何。一生英名。為此病魔失盡。尤為恨事。以天良論。情非得已。終實愧對人民。不得已以身謝國家。謝蘇人。雖後世指為誤國亡身罪人。問天良求心安。至一生為軍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後人公評。事出甘心。故留此書。以免誤會。而作紀念耳。李純遺書九年十月十日。

秀山遺筆二。略謂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事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純別言。十月十一日。

秀山遺筆三。略謂一代人民。叩求盧督軍子嘉大哥。維持蘇浙兩省治安。泉下感恩。二代人民叩求齊省長。候王省長到蘇再交卸。以維地方公安。三蘇皖贛三省巡閱一職。並未受命。叩請中央另簡賢能。以免遺誤。四江蘇督軍職務。以齊幫辦樊元代理。懇候中央特簡實授。以維全省軍務。而保地方治安。叩請齊省長幫辦。及全體軍政兩界週知。李純叩遺。十月十一日。

秀山遺筆四。略謂新安武軍歸皖督張文生管轄。其餉項照章逕向部領。如十月十一月恐領不及。

由本署軍需課代借撥二十萬元接濟。以維軍心。而安地方。關於皖省。可告無罪。此致皖張督軍蘇齊幫辦查照辦理。十月十一日。

又致伊弟桂山中將。處分家事遺囑。原文云。桂山二弟手足兄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誤國誤民。心實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謝國人。以免英名喪盡。而留後人記念。淚下囑者。一。兄為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始終如一。祖遺財產及兄一生所得薪公。並實業經營所得。不過二百數十萬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災賑。以減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永久基本金。以作紀念。其餘半數。作為嫂弟合家養活之費。錢不可多留。須給後人造福。二。大嫂賢德。望弟優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給養活費。歸娘家終年。四。小妾四人。每人給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損兄英名。五。所有家內一切。均屬弟妥為管理。郭桐軒為人忠厚。託管一切。決不誤事。六。愛身為主。持家須有條理。尤宜簡樸。切囑切囑。兄純別書。九年十月九日。

四二 李純死後之種種流言

張作霖實行政變之流言。謠傳已久。北京官場。皆以為現雖無帝制行動。而李驟然逝世。殊為可疑。京滬電報交通。雖未完全停止。商業及新聞電報。雖仍安然接到。然似已加以某種之限制。滬上各報所接新聞電。初不提及總統。而外間風說。則謂已赴天津。或至張作霖或曹錕處。某高級機關。於十三日接京電。僅六字。大意謂徐讓位。張當權。又一消息。則謂上海某重要華人所傳者。北京車站。已高懸龍旗。而大陸報則亦於十三日得悉。謂蘇省長齊耀琳請盧永祥派兵至甯。當即電詢盧氏。有無事實。及至深夜。尚未得覆。憶當直皖戰爭時。盧曾派兵入蘇境。李氏以兵拒之。並令將鐵路橋樑拆毀。滬甯交通。因以阻斷。至於齊氏目下之行動。不得而知。大約欲藉此時機。以擴張盧氏之勢力而已。據唐紹儀之意見。謂都中若有政變。則李之死。必係被害。而上海重要華人及政客。多持此

說蓋以子鎗自戕之人。甯有在牀上而以鎗自擊其腹者乎。又謂在甯發表之遺囑。其中亦殊可疑。遺囑四妾各給二千元。夫以李之地位。李之財產。而有此遺命。實非事理之常。且其自殺之時。在清晨四時。亦甚可異。蓋於被褥堆中。舉鎗自戕。槍聲必不能聞於外。即聞亦不遠。以李之為人。亦一健者。詎甘如此畢命乎。故唐意李氏之死。必與北京最近之發展。大有關係。而孫文之言亦然。二人皆謂北京謀復辟。但不敢信其已經實行耳。又某西報研究李督被害之事。議論紛紛。惟一說頗有見地。謂一月前。帝制犯顧鰲由李下令拘捕。下之於獄。並經秘密審詢。顧氏承認。此來為運動帝制。與蘇省軍官密謀接洽。並歷舉其名。中有一人。自民國以來。即與李督甚為接近。且為李一力提拔。擢升要職。李氏聞之。固應大怒。然亦無法。因兵權皆在其手也。及後奉上峯命令釋放。此殆由於張作霖之授意。李亦不言其釋放之理由。此十日前事也。顧鰲既釋。某軍官即密謀害李。其計畫極慎。其佈置極周。遂獲成功。李之遺書。聞於被害。或被逼身死。以前所書。華人之注意時事者。多持此說云。然此出於傳聞之辭。未知確否。

四三 李純死後之江蘇大局

江蘇為東南重鎮。財賦甲於全國。民國以來。筦軍政者。以地位優勝。恒有舉足重輕之勢。政府亦認蘇督為一等缺。非資深望重者。不能當此任。自民國二年馮國璋領蘇督。遇重要事。恒領袖各省。向政府建議。政府及各省。亦交相推崇。及李純繼任。雖年輩稍次。而以地位關係。亦不能輕視之。李復以圖猾之手段。運用其間。皖系雖妬忌之。亦無如之何也。即西南對於李氏。亦無甚惡感。故當和議初起時。恒賴李氏從中斡旋。及直皖戰爭。李雖與曹張一同通電。然未發一兵。乃時而總代表。時而巡閱使。時而英威上將軍。與曹張並駕。實完全以所居地位優勝之故。今李出缺。其影響於江蘇大局者甚大。綜其最重要之問題。厥有三端。一省長問題。李督始保王克敏。王瑚堪任蘇長。然重在王

克敏。王瑚不過陪襯文章。及王克敏以蘇人反對甚力。政府乃擬王瑚。李並不甚許可。乃蘇人主張蘇人治蘇。且公推張一麐。莊蘊寬等。請政府簡任。李乃立變其宗旨。贊成王瑚長蘇。且遣人赴京歡迎王瑚。似恐蘇人治蘇。竟能實現。則地方士紳。與省長聯絡。於己將有不利。故為此抵制之者。及命令已下。蘇人知無可挽回。對於王瑚。亦不表示反對。惟以設參事廳等為請。王竟未應允。當非蘇人所能滿意。現李既死。聞議會一部議員。頗欲恢復蘇人治蘇之政策。已徵集大會意見。蓋以王瑚雖廉樸。但頭腦太舊。不適於蘇省開明之域。且孫家振尚未赴京。王瑚亦不汲汲於蘇省長一席。未始不可以翻案。二財政廳長問題。當甯滬發生衝突。李督頗嫌財政廳長胡翔林。籌措軍餉。不甚得力。常有嚴令督責。時金陵道尹俞紀琦。方兼督署秘書。與某要人極為聯絡。適胡辭職。乃令與俞對調。及俞遭議員及各界攻擊不已。李督擬保文繇繼任。而文不願。蓋文方調兩淮運使。其缺甚優。局面雖不逮財政廳。但實有勞逸難易之不同。故不欲更調。於是此議遂擱置。及蘇人立以單鎮或嚴家熾繼任。李乃力爭。非用文繇不可。蓋仍專為抵制蘇人。嗣政府以蘇人反對。文繇任蘇財長令。遽爾擱置。李甚憤憤。李死之前一日。尚有長電致政府。歷述文繇種種財政經驗。謂在事先。何以知其不可用。語侵蘇社。吾人方意雙方爭持不下。將必另提一人。以為結束。而不意李忽然出缺。則文繇之任財長。已不成問題。將來無論省長為誰。財長一席。必屬嚴家熾無疑。三廢督問題。旅京蘇人方於此時開始運動。省議會亦有此主張。議會截至十四日。方到六十餘人。不能開議。聞人言。已開一談話會。將與旅京蘇人一致主張。雖久聞軍界傳說。一省廢督。他省督軍。必加反對。恐政府未敢遽行。但蘇省係出缺不補。非將原督裁去。各省毋庸過慮。如果廢督運動。成為事實。將來於政治上。當放一異彩。至政府則已電令齊燮元代理督軍。齊並於今日通告就任。惟蘇督為著名要缺。恐爭之者正自有人。於廢督一節。未免有障礙也。

四 李純死後之蘇督問題

李純自戕消息到京後。中央關於繼任一層。曾為詳細之討論。所得結果。先令齊燮元暫行護理。並催王瑚迅速赴任。顧中央近來辦事實受曹錕張作霖之支配。未先得曹張同意。仍不便遽然決定。靳雲鵬與徐世昌密商。令燮元暫行護理蘇督。不過一時權宜辦法。不能認為確定。仍須先分電曹張。討論應行繼任之人。惟繼任人物之可以推測者。厥有六說。一靳雲鵬南下督蘇說。兼蘇皖贛巡閱使。而以總理一席。讓予周樹模。陸軍總長一席。讓予吳佩孚。二王士珍說。政府曾致密電於王士珍。囑其南下督蘇。王即復電婉謝。蓋王決非肯督蘇者。人人知之。恐終不能成為實事也。三王占元說。王氏聞李純噩耗。即派楊文愷赴奉天。或者為王謀督蘇之證據。而江西督軍陳光遠。亦數電政府。請以王氏督蘇。即按之前清成例。兩湖調兩江。為常見之事。而王與鄂人。方有齟齬。有舍鄂而之蘇之意。但王如去鄂。則必有適當之人督鄂。可以對川湘保持緩衝之形勢。且為政府所極端信任者。故逆臆之談。以為鄂督將屬之吳佩孚。然吳佩孚對川湘。固易聯岑春煊陸榮廷之歡。然就徐世昌靳雲鵬曹錕張作霖對吳之近狀以觀。則有種種原因。難能証實。四吳佩孚說。此說出自直系中之一部分。大概為希望之詞。然呼聲並不甚高。五齊燮元說。其由來有數種。第一在月餘來之李純病假中。政府關於蘇事。每致李一電。同時必致齊一電。足見倚畀之殷。有取得之機會。第二齊燮元與吳佩孚同日加上將銜。而出於鄂督王占元之密保。今當曹派將露頭角之際。且暗中實得鄂王及奉張之後援。第三二齊之電述李純遺囑。其後半即力贊齊燮元保其繼任。又加以齊燮元之與李純。早有與君代興之心。尤見齊必不肯舍蘇而去。但此數者。雖皆為齊氏可以繼任之原因。而齊氏之資望較淺。江蘇之鎮守使。並齊而七。平日皆莫能相當。如蘇督一席必畀齊。其他六鎮守使。能否服從。尚屬一大問題。六陳光遠說。此亦有種種原因。第一陳與直曹近極沉瀆。於鄂督近亦有願

李純為厚。可以得彼二人之助。第二蘇督不昇齊。則亦必昇齊。以一督。故用陳光遠之結果。可以騰出江西督軍昇齊燮元。而又易得曹錕之許可。然陳光遠能否勝任。亦為一問題。凡此種種。實為政府中人研究之資料。政府雖如此。蘇人方面如何。其表示為催王瑚赴任。速發表蘇財廳長。對於督軍問題。則希望政府之慎重。且慮及用齊燮元後。引起各鎮守使之不平。望政府不遽發表。雖未說出一廢字。而隱隱之中。含有主張廢督之意。至於一般旅京蘇人。傾向廢督者。實占大多數。大概為杜絕各將帥之爭奪。不能不言廢督。即張仲仁莊思緘亦以廢督為然。但口角之表示。較一般無責任者慎重耳。此外尚有一部分人。謂如廢督不成。則將以蘇人督蘇。且主張以莊思緘充任者。則又屬一種運動。嗚呼。蘇督問題之趨勢。竟如此之重且大也。



李純軼事

張雲石述

『雪中待操』純少時肄業北洋武備學堂。天資靈敏。治課勤奮。尤好研究野戰術。隣室中有置碁為戲者。李不喜為此。輒借其碁分佈床面。列為雙方陣勢。以為野戰之練習。同學有笑其妄者。李亦一笑答之。不與辯論。是非每遇考試。輒冠其曹。而於考試野戰術卷中。尤多驚人之處。蓋其別有會心也。一日大雪。平地高積尺餘。天氣嚴寒。滴水成冰。堂中上兵操課。搖鈴後。學生以積雪未融。皆以為教習未必來。臨時必停操。咸匿居臥室。不赴操場。獨李身穿操衣。挺身立於場旁走廊中。以待。久之。未見教習來。同學亦杳不見人影。正思移步入內。忽總辦某行近操場。見李一人。整裝鵠立。頗以為異。立以手招之來。詢明緣由。嘉獎不已。從此李在堂中。即蒙總辦教習特別識拔。至畢業時。蓋已聲譽大振矣。

『交際妙術』純肄業武備學堂時。與同學最善交際。以無忤人意為第一要義。其時全堂學生。籍貫各殊。未免有親疎之別。李則周旋其間。無分厚薄。於黃昏課餘之暇。輒喜廣購零星小吃。分攜各臥房。以資談笑。週而復始。幾無虛日。同學無不暱就之。每逢假日。又喜約同學出外訪幽攬勝。並暢談地理上之戰畧。其見識輒加人一等。同學以其善於交際。肆應有餘也。咸稱之為圓滑大家云。

『驅除狐患』北地患狐作祟。時有奇聞。人皆驚詫不已。李純在武備學堂時。堂中亦鬧狐祟。或則以被覆面。一若上有巨石重壓。幾至屏息室死。或則清晨起床。不見兩履。再三搜尋。忽見後園高樹上。懸垂兩履。或則床帳起火。熄東則焚西。令人無由撲滅。久之。自能平息。種種怪劇。層出不

窮會青天無雲。月色皎潔。有同學數人。忽見操場東隅。廚房屋脊有一老狐。兩目灼灼。顧盼自樂。咸大聲驚呼。相與鼓噪入內。李純聞之。不以為懼。獨奮身而出。廚屋本不甚高。一躍登上。彼狐驟不及防。頓時失足傾墜。急奔而逸。從此堂中即無狐患。同學莫不德之。亦云奇矣。

『奪鬼圈套』純少時。為仇人所害。出亡他邑。行至某縣。苦無資斧。不得已偷匿人室。躍上高樓。聞有婦人嗟歎聲。乃撬開承塵下窺。見一紅衣婦人。愁坐粧臺之前。手作支頤狀。俄而背後來一女鬼。披髮吐舌。手搦一圈。作套頸勢。純即跳下。奪得鬼圈。相持良久。適女之夫壻歸來。詰純何故夜入。純告以故。且言因乏旅費。致行苟且。頃見室中婦人。為鬼所逼。一時急不能待。故跳下救之。其人感純援救之恩。酬以白金三十兩。純不受而去。

『仰承意旨』袁世凱當練兵小站時。任徐世昌為營務處總辦。每有條告。皆出徐手。李純曾在小站充任隊官。每遇兵操。司指揮教練之職。會徐以兵士操演時。一聞休息口令。即交頭耳語。自由移動。未免有乖觀瞻。遂頒示條諭。嚴行禁止。以肅紀律。李閱後。至操演時。即傳令軍中。不准再犯。時徐適在場觀操。李一則曰。奉總辦條諭。再則曰。總辦素重紀律。一時全軍肅然。頗有大將在前。凜乎不可侵犯。氣象徐為之改容。嗣在世凱前。盛贊李純不置。而李自此亦遂青雲直上矣。

『辦事敏捷』小站練兵。為北洋新軍成立之基礎。凡營房講堂。均係新建。歷由庶務處承辦。以少報多。任意侵蝕。事聞世昌。轉白世凱。庶務處人員一律罷黜。會以增添軍隊。營房不敷分配。決再建築數百間。世昌特傳李純。詢以建築方法。純對答如流。一若素預其事者。世昌大喜。當即令其便宜行事。即日興工。純遂廣招水木工。分別接洽。務以工堅費省。時速為歸。工人均知難而退。最後由某工人包攬水木兩工。言明材料堅實。限期竣工。立合同為憑。迨工成估計。較諸歷屆工程。用費大省。期限又速。而屋料反形堅固。皆嘆純辦事之才。為不可及云。

『官運亨通』純置身行伍。初不過充隊官而已。會陸軍第六鎮成立。轉入任營長。精勤廉明。頗為上級軍官所激賞。不數年間。已由營長而標統而協統矣。至清宣統三年。擢任統制。獨當一面。尤有意氣揚揚之概。李善談諧。每逢知友。必曰：『小子官運亨通。三五年來。遽躋顯秩。深恐朽索馭馬。終招顛蹶。』語雖謙遜。而言次眉飛色舞。毫不露懦怯態。可知其自負不凡也。純本為將門之子。持躬謹飭。自任統制。操行益不敢稍涉苟且。而事母尤孝。嘗與母言兒之能有今日。皆吾母教以義方。有以致之。飲水思源。自覺難於報此隆恩。亦喜時言官運亨通一語。以博親歡。其志得意滿。於此可見一斑也。

『木橋渡兵』辛亥武昌起義。馮國璋統兵南下。李純隨之同行。首攻漢口。克之。純與有力焉。嗣攻漢陽。歷久無效。時民軍總司令為黃興。聚所部精銳。共有七萬餘人。嚴陣以待。清軍乘舟渡江。民軍槍礮齊發。彈如雨下。往往未及登岸。兵已死傷大半。甚至舟亦沈陷。下飽魚鱉。黃興以為可操必勝之算。頗有傲慢輕敵之態。國璋以勞師無功。殊深焦灼。純忽獻計曰：『民軍兵精糧足。沿江排置巨礮。我軍渡江。未達中流。已遭摧傷。如此曠日持久。殊非兵貴神速之道。鄙意不如往漢水上游。民軍未經防禦之地。速建木橋數十座。儘一日內盡濟我軍。則敵人猝不及防。必致軍心搖動。自相驚擾。則我軍可操勝券矣。』馮如其言。立命輜重營備全工具。速往離漢口上游三十里處。擇其地荒人靜之區。速建木橋三十座。一俟工程完畢。除前隊仍駐漢陽對岸外。其餘立即拔隊前往。陸續經過浮橋。乘夜掩襲漢陽。兵士如其令。紛紛戒備。其後大隊人馬。半已行過浮橋。方被民軍偵知。轉兵防禦。嗟已無及。是役也。漢陽重陷。民軍又受一重大打擊。純之運籌帷幄。有如此者。先是南軍中某參謀。曾以暗渡陳倉之言。預戒黃興。黃興不以為意。竟中其計。是黃興之智謀。又在李純下矣。

『解人困厄』辛亥之冬。以統領從馮河間征漢陽。所向披靡。時某旅長夫婦來漢臯。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資罄。某以餘錢市酒肴。置酖酒中。將與其婦醉飽以死也。鄰嫗知之。以告純。純即往啟門。則戶鍵矣。毀門入。則見某夫婦方對案舉箸。純問何為。以實告。純歎曰。當今之世。何處不可存身。奈何效匹夫匹婦之行為乎。某曰。奈絕食何。純曰。子能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某泣拜。純遂挈以歸。進之馮河間。不數年。某由步卒起。屢擢至旅長。感純德不置。或曰。當時鄰嫗之走告純者。即出某旅長之指使。蓋某旅長素知純之慈祥。故設此計。使其聞之而來救耳。

『厚賞難民』清軍進攻漢口。肆意焚殺。火厯七日未熄。商場精華。悉成焦土。人民之扶老携幼。紛紛逃避者。不忍目覩。一日。天色垂暝。細雨濛濛。純乘馬巡視街道。炊烟不起。四無人聲。旋在道旁見有一老人。髮白如霜。偕兩幼孩。蜷伏地上。呻吟不已。當即下馬詢其來歷。答以家人逃難。彼此離散所致。繼詢其家在何處。答以已被焚燬。無家可歸。純惻然心傷。立解腰囊。得銀十餘元。盡遺老人。並為之雇一洋車。授以名片。囑送紅十字會留養。此係車夫口述。而傳遍漢臯者。即此可見。純尚不失為仁人也。

『黑夜進兵』癸丑夏初。江西都督李烈鈞在湖口宣布獨立。聲勢甚盛。部將林虎尤以善戰名。袁世凱命海軍次長湯薌銘率軍艦馳抵湖口。並令李純統率所部。會同薌銘水陸夾攻。時廣東湖南江蘇福建次第響應。聲言討袁。大有東南半壁不為袁有之勢。純抵九江後。日夕經營戰備。以彼方兵力雄厚。不敢輕於發難。薌銘亦相持莫之應。會天色昏黑。風聲如虎吼。鄱陽湖中。濤瀾高張。有如山立。遙見湖口砲台上。燈光點點。人影撩亂。一若深有戒備者。純忽下令進攻。槍聲震作。海軍知己發難。亦鼓浪前進。巨砲屢發。李烈鈞以深夜來攻。一時措手不及。命令失效。士卒紛紛逃散。純遂收復砲台。撫慰降卒。及東方微明。而砲台上已盡是北兵矣。純乃紛電告捷。首難之

『聯絡議員』純在蘇時頗與省議員極意聯絡。每逢議會開會必派參謀長或副官長。賚頌詞前往代表與會。於開會或閉會後必請議員赴督署宴飲。議會與省長偶有爭執彼亦必溝通雙方意見力任調和之責。此皆李督好名之表現。此次省議會開會議員因省長財廳長問題提出忠告李督文托其代表轉呈代表不允詎事已為李督所聞頓足浩歎大有不堪回首之象說者謂此舉亦為李督之催命符云。

『籌備和議』徐東海任總統之初以統一南北相號召因李純夙與南方聯絡命其籌備和議以便南北代表在甯開議純意興大豪即令江寧鎮守使齊燮元金陵道尹俞紀琦為正副主任租賃民屋設立籌備和議處分請全省軍警政學商各界領袖任顧問諮議秘書等職一時南北要人羣集石城旅館酒樓莫不利市三倍李以握南北和議之樞紐也頗有顧盼自雄之樂嗣以南總代表唐紹儀不允蒞寧遂移上海開會李督未免短氣云。

『善於理財』純賦性甚嗇平時欸項出入計算甚精不肯妄用一錢凡屬衣食應用莫不簡樸自持對於部下如涉銀錢關係亦計較入微不稍含糊於屬吏之出差者其川資旅費單必親自過目如開支過多則當面指斥從此不再派差前高某以老翰林入充秘書僅月支薪金百元而署中顧問諮議等員雖有數十人亦多為名譽職並不另致薪金凡以實業名義挽其入股者李均樂於應允以故資財日富身後調查家產外傳共有二千數百萬之多據其遺囑所云僅有二百數十萬元以視馮河間遺下家產之闊然一時者固遠不相及矣中國武人最善理財官至督軍無有不積財數百萬者亦何怪民窮財盡至於斯極耶以李純之素負賢名尚積如許家財遑論其他真堪浩歎。

『不寵姬妾』純娶妻王氏歷久無所出又娶平妻一人亦不孕育王夫人望子情殷屢勸李督納

妾。李以身許國。胡肯致意於此。屢拒不允。直至督贛時。始由王夫人挽人介紹。納一貧家女作妾。歷久不孕。又納一妾。及移督江蘇後。李年逾不惑。精力就衰。一念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古訓。亦頗凜凜自危。以妻妾皆難孕育。又先後納妾二人。依然未育子女。故李之納妾。全為嗣續計。與粉白黛綠。爭寵後房。但求飽其淫慾者。迥不相類也。故對於妻妾之間。力持平等主義。既不寵妾以欺妻。亦不信妻以虐妾。王夫人性極諄厚。賢德素著。李督尤厚遇之。於家常事。悉諮詢夫人。而後行。夜間住宿。亦常在夫人卧室云。

『自傷無子』李督年逾知命。膝下猶虛。並掌上珠而亦無之。雖有姬妾四人。仍渺無所得。平日留心國事。言不及私。區區嗣續問題。本不在其意中。及病魔侵襲。悲從中來。遂對此頗致憤慨。嘗與王夫人言。余富貴功名。兼而有之。獨恨膝下無子。將何顏以上祖宗邱墓。言畢。淚下如雨。夫人亦相與對泣。狀極慘痛。此乃侍者近數日來所常見者。最近齊省長往探病。李謂齊曰。君雖有伯道之戚。但有女有侄。暮景堪娛。我則孑然一身。又為病魔所困。有何生人之趣。言次。深為歎息。齊雖一再勸慰。李仍鬱鬱不樂。此亦促其自戕之一因也。

『收括軍餉』直皖開戰以前。李純為擴張勢力計。添招軍隊五旅。以財權握於財廳。且慮省長從中反對。餉精無由籌措也。即在督署中設立民政臨時辦事處。任俞紀琦為處長。通令全省六十縣。應將積存賦稅彙解督署。以濟軍需。嗣以更張定制。未免貽人口實。遂會同省長令俞紀琦署財廳長。俞承李旨。朝頒一令。夕下一諭。嚴飭各縣。速解稅款。即為收括軍餉計也。齊省長以去官在即。置不與較。而在李亦有意玩弄省長云。

『不諒苦衷』李督近年身弱多病。於第一次組織和會時。頗費心力。精神已覺不振。加以今夏北方之戰。蘇滬之爭。焦勞過度。遂至病狀日重。及中央任為北總代表時。因病體難當重任。屢電力辭。

未獲允准。嘗對左右言。倘此次和議不成。予之身家性命。將隨之俱去。嗣中央加以長江巡閱使之職。李確以有名無實。請即裁去。而中央疑其稱病要挾。別有慾望。復易為蘇皖贛巡閱使。李以中央不諒苦衷。一再去電請辭。迄未就職。國慶酬庸。復授英威上將軍。李愈覺難堪。當該項命令到甯時。閩城文武紛紛赴督署道賀。而李則與王夫人相抱大哭。聲達戶外。旋傳見齊燮元。劉玉珂。郝得志。李廷玉等云。余因病未能治事。乃迭膺榮職。深愧無以報國。並云。余夙無權利之心。何至托病以希非分。乃中央竟不諒苦衷。疑我別有奢望。實屬令我難堪。擬偕李廷玉及秦錫爵同赴北京。親謁總統總理。表示病况。藉明心跡。經大眾勸阻。李猶憤憤然。對大眾曰。中央不諒苦衷。實屬令我難堪云。

『吸煙成癮』李純患病已久。外間疑其裝病。殊非真相。李思想甚富。勇於治事。平日批閱公牘。接見僚屬。每覺精力不繼。自倡導平和以來。南北要人。冠蓋如雲。尤有應接不暇之勢。遇有困難問題。焦慮過度。神思恍惚。每至深夜。不能成寐。不得已。遂借芙蓉膏。以為振奮精神之助。並未成癮。不過當困倦難於任事時。飭役整備。連吸數筒而已。有時精力充足。無需乎此。往往數日而不嘗滋味。非若嗜煙成癖者。日夕沈溺其間。一榻橫陳。吞雲吐霧。置他事於不顧也。今年夏間。直皖釀成戰事。蘇浙兩省。又因上海滬軍使問題。幾致兵戎相見。李如坐愁城。頗難應付。身體已微有不適。嗣忽轉成煙癮。遍請甯垣中醫。服藥調治。迄無效驗。繼延西醫診治。亦難見功。近來病勢日重。幾乎一時不吸煙。即欲下便。於是李督終日生活。惟吸煙與上廁而已。以聲勢赫赫。自名英雄之人。而為病魔所困。竟至於斯。宜其遽萌自殺之念也。

『閱報大哭』江蘇財政廳長本為胡翔林。旋由齊省長密保張壽鏞。已見命令。李督從中反對。不能到任。齊承李旨。令金陵道尹俞紀琦與胡對調。俞貪墨素著。省議會早已提出查辦。即齊亦因俞而遭議會提出彈劾案者。至是遂引起全省公民之反對。俞不自安。屢請辭職。齊已批准。而李仍不

表同意。嗣又薦保文銜繼任。蘇人皆望蘇人自任財廳長。清理全省財政。益羣起攻擊。反對之電。絡繹不絕。李每閱報。見蘇人攻擊電。必痛哭一次。嘗對王夫人言。人心如此。世無公道。我命活不了。夫人再三勸慰。仍淚如泉湧。李自殺前一日下午三時。由後花園散步。回入簽押房。索閱本日上海報。侍者答報尚未到。至晚六時。李又問。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知騙已。遂呼承啟張某將本日上海各報送上。閱後。又頓足大哭。言我在蘇數年。撫衷自問。良心上實在可對得住江蘇人。今為一財廳長。如此毀我名譽。有何面目見人。名譽為第二生命。今無端辱我。活之亦無樂趣。言下揮淚不止。王夫人遂命人請齊災元等入內。勸慰半晌。李始終不發一言。但以淚洗面而已。齊等無聊。祇得辭出。然猶決不料是夜即演慘劇也。按李督自我真因。雖未可知。然初為俞紀琦。繼又為文銜。疊遭蘇人攻擊。以愛惜聲名之李督當之。自覺難於忍受。是則區區財政廳長。不啻赫赫督軍之催命符矣。可見大吏舉措。不可不慎也。

『資遣內弟』李督當直皖決裂以前。對於時局。頗有希望。段派倒後。爭權攘利之風。不減曩昔。以暴易暴。為世所譏。李素願頓虛。鬱結於胸。遂萌厭世主義。上月致施愚電。即言將披髮入山。與世永別。日前乃弟桂山返京之前一日。李與言家事。所有財產及經營之實業。並將來如何佈置。原原本本。對乃弟詳述無遺。又李之內弟王某。本充某旅營長。一日李忽招之到署。見面時。面帶愁容。不言別事。但云。我的督軍不能做。你的營長亦幹不久。我已諭軍需科。撥銀七千元。給你回家。購置田產。可以過活。王某退後。李即入內。對王夫人言。我的督軍做不了。你弟的營長亦靠不住。今資遣回籍。你有話對他說。可再招之來。言畢。長歎一聲。轉身出外。夫人正欲進詞。已杳不相及矣。

『修理手鎗』軍人以手鎗為護身利器。往往身懷數具。時加拂拭。不以為奇。官至督軍。位極隆崇。尤慮奸人謀害。或遭不測。故辦公室臥室以及衣袋中。莫不置有手鎗。即左右侍者。亦無人不懷手

鎗。為防衛計。固不得不爾也。李純自身共備手鎗七枝。構造均極靈巧。而最愛一德製之勃郎林手鎗。隨身懷藏。幾乎片刻不離。聞共裝十四彈。但能撥換迅捷。於兩分鐘內。即能使彈盡出。其構造尤冠於各槍。李治公之暇。喜一人遊息。署後花園間。往往歷數時不出。偶遇飛鳥行空。戲以手槍擊之。發無不中。月前槍機損壞。開撥不靈。當囑副官攜往機器局修理。並令其次日即須修好。不料匠人誤事。延擱三日。仍未修理。而李亦若忘其事者。直至自殺前一日上午十一時。始詢左右手槍已修好否。副官當由電話催詢機器局。旋即派人送來。李接在手中。再三審視。面有喜色。口中喃喃不已。聲微莫能辨何語。最後第聞曰。我有此物在身。萬事由我自主。不與他人干涉。侍者亦不以為異云。『自戕決心』李督自戕。聞者駭詫。乃據督署內人云。李之離世決心。早已揭露。無如旁人多不之疑耳。十月一日。李召秘書周某入商要事。及周某入。謂之曰。君看齊幫辦如何。繼而又曰。齊幫辦很能幹。所惜年紀不到。尚少閱歷。周莫明其妙。李徐曰。吾總望你和他同心協力。纔好。繼而欲語不語者久之。揮周去。淚眦瑩然。至八日。又召軍需長入曰。軍需一切帳目。須趕快結得清楚。總之不要受人說話。也不要帶累自己罷了。在臨死之前數日。屢與王夫人相對而泣。臨死之夕。復對泣甚久。口中祇以病不得好為言。是夜十一時。齊幫辦尚送稿與閱。李並未收閱。但言各事統交代你辦。老弟好自為之。平時並不遠送。此次送齊獨遠。此皆李督具決死心之預兆也。

『親書遺囑』純臨死之夕。猶接見僚屬。俟外客散後。即入臥室。伏案作書。時而擱筆。環走室中。歎息之聲。屢發不已。王夫人坐於案側。以不識字。不知其書何語。惟李時時顧之。旋夫人以夜深先睡。後聞其長歎一聲。見其上床側卧。一房內置二銅床。夫婦各卧一床。迨聞一響聲起。視則聞喉頭有痰聲。搖之已不醒。見公事桌上有一紙。上寫一慎字。一（想係寫慎終二字未寫完）筆置其上。墨瀋猶未乾也。

94013724

中華民國九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輯者

印刷者

發行者

李純全史合刻(全二冊)

價洋四角正

常熟 吳虞公
無錫 張雲石

上海世界書局

上海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 懷遠里

世界書局

中華民國捌拾叁年叁月拾伍日

贈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1256239

8/20



32